

發行所：資聲月刊社
發行人：楊寅康

資聲

社址：邵陽國立
第十一中學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長 國 訓 詞

革除舊習慣
創造新精神

文質彬恭記

經濟建設

彭立誠

中國文學史觀商榷

侯慎生

小說 劉區長

熊甫生

文

柏林之園

張葆誠譯

山岡雨夜

李靖佑

征途散記

淵澤深

哀絃

趙珍琦

藝

詩

答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
讀陸放翁詩

火丙

初夏見聞雜咏

瑩姿

對中國國民黨的認識

陳國荃

青年之路

文質彬

遇險記要

盧政清

漫談交友

浴沂

國十一中素描

甘祥興

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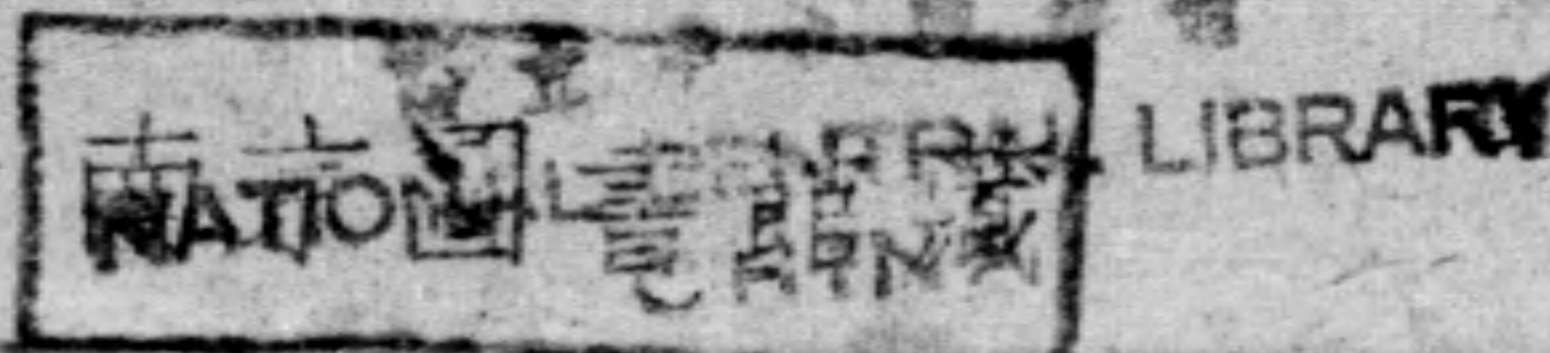
編者

學校簡訊

編者

國立第十中學資聲月刊社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團長訓詞

革除舊習慣 創造新精神

文質彬恭記

這一篇講演詞，是本校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部幹事文質彬先生於去年九月赴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時所記的。講詞的內容，雖係針對目前的經濟界而言，但是對於作人作事的道理，指示極明。不僅服務於經濟界的人員，應當特別注意；就是我們服務於社會事業各個部門的人，也應該引為準則的。

編者

這一個月以來，諸位接受官長的指導，想必很有心得，茲將諸位畢業之日，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告訴各位。建國基礎，首在經濟，因為三民主義是建國的最高準繩，而實行三民主義，它的主要部份在實行民生主義，使人民足衣足食，生活安定，做到這點，首先就是經濟基礎的建立。所以各位在經濟界的同志，實負有實行三民主義的莫大責任。

經濟界包括交通，財政，金融等部門，這些工作都是時時刻刻與民衆接近，由此經濟界的黨員不惟負有普通黨員應盡的責任，更有一種特殊的任務，也是你們為黨國盡力的最好機會。

現在我們根據社會輿論的指責，來坦白的檢討自己，三民主義之實行首在經濟，其重要在上面說過，而經濟界這許多同志，機會又這樣的良好，為什麼三民主義不能徹底實現呢？老實說我們經濟界過去不是貪污就是舞弊，好一點的也就只拿薪水，分紅利而已，大家都把經濟界當作升官發財，營私舞弊的場所，所以大家都說「要發財嗎？到經濟界去」，引起社會一般人的歧視，已成習慣，且印入腦筋，至為牢固，所以遇到指摘攻擊或政府和本黨的人，他唯一的對象，就是經濟界人員，此種污點，我們該如何醫治，如何澈底掃除。

我們這三民主義革命，起初並無武器，各同志只有一張嘴，先憑口說，然後得到廣大的人民信仰，從而發生力量，才有後來之成功，所以諸位既有很多接近民衆的機會，就可以隨時向民衆宣傳，才能克服當前的困難，轉移社會不良的觀點。

今日之經濟界，應是革命化的經濟界，不比衙門，專坐辦公桌，而是天天坐櫃台，天天接近民衆，你們要以革命的精神，天天向民衆宣傳，以轉移民衆對經濟界的觀念為目的，一個月不行，兩個月不行，三個月不行，務求樹立政府威信，主義的信仰。

目前經濟界生活不刻苦，精神不奮振，應遵照黨員守則，切實實行。比之日常交易，態度還是有些官僚氣，應該謙虛和平一點，我們並不反對民衆怎樣經營的謙虛和平，就是說公務士應盡的義務，藉此可以開導民衆，普通的人投物待人也該如此，才能樹立八德的仁愛精神，經濟界儘可利用仁愛精神，樹立經濟界的威信，進而改善其社會風氣。

革命以仁愛為出發點，愛國愛民才是革命的真正精神，所以仁愛為接物之本，譬如銀行裏付款，不要以為人家匯款數目微小，而看人家不起，使人家在櫃台旁等了半天，尚無答覆，要好好解釋等候的原因，告訴手續如何辦理。會記得我從前在日本留學時，那白銀，

他們銀行裏的店員，還是好好的指導，非常客氣，竟敢出門時，並且很誠懇懇的告訴：「小心失掉了」，這裏可以看見一個極其誠懇，身負救人救法的。

黨員守則第四條，「信義爲立業之本」，第五條「和平爲處世之本」，也很重要，無論對民衆，對同行，對同事，要相親相愛，有句俗話，「同行嫉妬」，就是說凡同一行業的人，互爭雄長，互相掙扎，互相傾軋，不能互助合作，卑鄙已極，這與外圍完全兩樣，他們各業有各業的同業公會，彼此合作，謀取共同利益，相形之下，我國過去的經濟界，腐敗達於極點。以後要絕對革除「同行嫉妬」的惡習，尤盼我經濟界黨員爲之領導，建立新的經濟基礎。

黨員守則第六條「禮節爲治事之本」，就是我剛才說的，日本銀行之有禮貌，人家自然敬重親愛，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就是這個道理，假若你很廉潔，而禮貌不週到，也會惹起人家看了可恨的，尤其匪徒微小的款子大半是屬於窮苦的人，又頂容易忽略，我們今後對於這一類事情要注意提先辦好，對窮苦人要特別客氣，匯兌數目大的，緩點辦倒不要緊，如此人家自然覺得你們親切可愛。

黨員守則第八條，「勤儉爲服務之本」，一般社會人士都以爲貪污最厲害的是經濟界，即算你是在吃小菜，吃得很壞，大家都疑心銀行裏天天吃山珍海味，都說銀行裏是發財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改正這種錯誤的觀念，就須克勤克儉，特別注意樹立新的信仰，以盡到經濟界的責任。

黨員守則第九條「整潔爲強身之本」。過去我們的體格確實太不行了，這就是不講究整潔的緣故，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家裏，在機關裏，在機關裏，隨那個處所，隨那個角落，尤其是人家看不見的地方——如門角邊，總是藏垢納污，骯髒不堪，雖然是小處，不可忽略，個人方面注意整潔，應多洗澡、洗脚、剃頭，這筆用費不是浪費，經常的去辦，不但衛生，就是精神感覺得也好些，精神好，身體健康，後代子孫跟着也好，我所講的整潔並非是傢伙要整潔，一間屋子裏並非是費花數百元作一個講究的櫃子擺着，就是說把中國固有的東西加以整潔就得了，經濟界不但本身須如此，天天接近民衆，要教化民衆注意整潔，整潔便個人強健而外，同時是民族強盛的基點。所以整潔爲強身之本，換言之整潔爲強種之本，中國人十九有病，我們儘做到無病的保持健康，有病的設法使之醫好，這才是革命的本務，諸位在家裏，無事的時候，多多掃地，也算盡了革命的力量。

黨員守則第十一條「助人爲快樂之本」。人生要快樂，唯一的法子就是助人，經濟界人員過去苟且偷安，萎靡不振，過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不曉得讀書，不去研究業務，不肯求進步，最壞的習慣是打牌，一到下辦公就是打牌，晚飯以後又是打牌，要曉得打牌是一種最要不得的行爲，說起來比鴉片爲害尤大，在賭博時，四人一桌，這四人就虎視眈眈，觀爲仇敵，個個希望贏錢，除自己以外，不待說都是敵人，無論親戚也好，朋友也好，乃至於父母兄弟，都要同桌打牌，一樣觀同仇敵，結果勾鬥心角，有用的腦力，作無謂的消耗，就誤正業，放棄職業，且閒坐在房子裏，從何而接近民衆？行動不良，從何而領導革命呢？從今以後，諸位回到各人的崗位，不但自己絕對不要賭博，要比禁鴉片還要禁得厲害，並且遇到你們的長官或部下，有打牌的事情，要立刻斷然的勸止和禁止，他們如不聽話，你說這話是我（團長自稱）說的，硬要如此做，才能挽回經濟界的頹風，從而團結一致，努力從事革命事業，對付敵人，戰勝敵人，建立新的經濟基礎、新的國家。

今天所說的，概而言之，以爲革除舊的不良陋習，創造新的革命精神。諸位回去，不但己身要廉隅自守，並且嚴防部下貪污舞弊、切實舉行黨員守則，樹立機關的新作風，轉移民衆的信仰，對民衆勿忘親切和氣，戒絕驕矜，使民衆明瞭不是過去的經濟界，而是革命的黨員，如此才談得實行民生主義，實現三民主義，救國家、救民族、救人類。

經濟建設

彭立誠

一 緒言

一個國家之強弱，實在繫於經濟之興衰。換句話說，經濟興旺的國家，就強盛，就能永遠生存，經濟薄弱的國家，就衰微，就有被人奴役甚至滅亡的危險——這是歷史的教訓，無論甚麼時期，常是適合的。

我國之所以積弱，淪為次殖民地最大的原因，就是經濟建設的趕不上人家；民國以來，內亂頻仍，外侮接踵，未能按計劃去建設，滯滯難有一點工業，在這次抗戰中，又毀蕩無餘了。可是，我們要圖復興，經濟的建設，就決不能因戰爭而停滯；相反的，在抗戰建國同時進行的口號上，經濟建設的重要，甚至要超過軍事。總我在八中全會曾訓詞：「今後敵我成敗的決定力，經濟要佔七分，軍事僅佔三分」。就是明顯的指示我們，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可是，經濟建設是一番巨大的工作，尤其在這不會工業革命的我國，是不容易着手的。不過，我們不能畏縮，必須要做，也不能草率，馬虎去做。一方面，我們要切實檢討過去的那一種紊亂，不統一，虛偽的錯誤；一方面，要謹慎的從新認識建設的至高原則，明瞭建設的目標、途徑和步驟，再確定具體的辦法，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苦幹下去，則一分勞力，一分結果；不過若干年，國家必定可以強盛起來，經濟自由，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而且有能力去聯絡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以達到三民主義的終極目標——世界大同。

二 經濟建設的至高原則

任何事必須有一個至高原則，作牠運轉的中心，才不致紊亂越軌。經濟建設的至高原則是甚麼呢？就是 總理指示我們的民生主義。一般

人對牠往往沒有正確的認識，用別的觀點去衡量牠的價值，或是將牠附會為別種主義，這是不必要的。民生主義自有牠的偉大，牠的產生，固然受外國經濟思潮的影響；但牠的內容，決不是空洞的學理的湊合，而是以人類社會進化的重心——民生之認識，來指示我國經濟建設的方向；因此應該說：牠是以世界各種主義作參考，以我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作主體，而組成的一部寶典。

但我國社會的實際情形是怎樣的呢？總理曾經說過：「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就是有富人，也「不過在貧的階級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在這樣一個「貧」字籠統的國家中，馬克思的激烈革命固然不需要，資本主義的日後流血，也正可以預防。因此，民生主義有牠的特質，這特質表現出來，就成了三大政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與發達國營。

這三大政策，實在是經濟建設的三大指標。牠們不但具有消極的防範性，而且具有積極的創造性。消極的是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積極的是發達國營，以創造國家資本。後者對於前者，還具有主動的控制力；國家資本高於一切的時候，自然有能力去收買土地，或開墾荒地，土地便易於平均了。同時，國家資本高於一切，依據大資本吸引小資本的定則，對於銀行，運輸，工商業……整個國家的經濟機構，加以統制，也就能充分節制私人資本了。所以綜合說來，發達國營應該是民生主義政策中的重心。

基於這三大政策，就可以去完成民生主義的最高理想——人人幸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一般過激的人，常是盲目的喊：「要人人幸福（？）就得流血革命！」其實我們中國，沒有流血革命的必要，流血革命得來的，也不會是人人幸福。只要依循這三大政策，就可

以「集產」，和平的走這大同社會去！

所以民生主義，是既經過資本主義，又跳躍過資本主義，牠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跳躍過私人資本主義，吸取了資本主義的優點，拋棄了資本主義的劣點，這對於社會主義說，是一種偉大的作風，而非一般專走別人後路的烏巴主義者可以及的。

我們只要確信民生主義為我們的至高原則，不違背牠的三大指標，則建設工作雖大，是不難於完成的。

三 經濟建設的目標途徑和步驟

A. 從世界趨勢認識經濟建設的目標

今日世界的經濟建設，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拚命的發展工業，尤其是工業之母的重工業。這一方面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路徑，也是日趨緊張的國際形勢所促成。

究竟重工業，為甚麼這樣熱烈的被歡迎於現代呢？因為發展工業，至少可以達到兩個目標，就是加強國防能力和提高生產技術。像我們後進的國家，一切建設談不到，也就可以說沒有國防，人工開墾，是生產不出大量的煤油和鋼鐵的！但現代的戰爭，誠如魯屯道夫將軍所說的「全體性戰爭」。只要一經爆發，「根據它的本質，就真正需要作戰民族的全部力量」(註)。要作戰民族的全部力量，能澈底發揮，當然要依賴強大的重工業。這就是戰時說：在平時對於生產技術的提高，須待生產工具普遍的機械化，但全國這般廣大，所需的機械衆多，不能全然仰賴外國，則對於工業之母的重工業，也是不得不依賴的了。

不過重工業的建設，開始時免不了短時的賠累，尤其在貧弱的我國，頗不易於担負，但是，捨不得賠累，忍不住痛苦，就發展不起重工業，國家淪為外敵用武的對象，獨立自主是永遠無時日的！所以，我們不能以商人的利潤眼光，淺近的着想，而應當從長期間整個國家生存的觀點上，將牠來看為我們努力建設的目標。

B. 從社會情形認識經濟建設之途徑

經濟建設的途徑，常是視社會情形而定的，要論我國經濟建設的途徑，就得明瞭我國今日社會的情形。今日我國的社會情形，可以說交煥着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仍舊保留中古性的封建經濟。這形成關稅的不能真正自主，貿易為外人操縱，鹽運運輸為外人霸佔，農村破產，工業萎縮！種種落後的情形，造成國家的危殆和人民的痛苦。

這種社會，可以用兩個字批評，就是「紊亂」。對於紊亂的社會，最有效的改革辦法，就是清理出一個頭緒來，使一切進入軌道，則一切建設，便易於着手了。因此在今日的論壇上，就高唱入雲的「計劃經濟」。這不但是我國迫切的需要，也就是世界經濟的顯著趨勢。

自由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鬧够了供不應求，失業恐慌，貧富懸殊，市場操縱，政治干預！種種劣點，給與了人類大的不安和禍害。不得不加速的被拋棄，代之而興的是「計劃經濟」。但因各國的社會情形不同，而可分為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德國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我國呢？社會情形，較別的国家更複雜，更紊亂，因而所採取的制度，也必然不同，才能切合需要。雖則制度不同，但作用只有一個，就是摒除紊亂的自由無政府狀態的經濟，而由政府根據實際的需要，間接或直接的去指導經濟機構的各方面，以有計劃有目的的去完成各項建設。

在民生主義的最高原則下，我國所採的制度，應該是「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牠與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不同。因為民生主義，本來就是計劃性的。總理的實業計劃，是計劃經濟的一部巨作。在臨全大會宣言中，也會明確指出：「政府必須依照民生主義的信條，施行計劃經濟。」但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究竟是怎樣的呢？牠應該是和平的漸進的具有指導性的。首先對部份的經濟機構，加以統制和指導，同時發展國營。最後，國家資本高於一切，而進入全面性的經濟統制。既然是「計劃經濟」。在各方面，都應該要表現出牠的特殊精神。

因此，我們要注意到嚴密機構和健全人員。就前者說，縱的方面，必須由上而下，階級嚴明；橫的方面，必須權力機關劃一，工作分配適當；才能儘量的發揮力量，逐步的完成建設。就後者說：必須嚴密考選和訓練，使他們一掃過去的貪污苟且的積習，成爲建設的實際推行者。這二者不可缺一，才能履行計劃，不致喊的空喊，做的不做。否則，便不能履行計劃，也不算「計劃經濟」了。

總之，我們要使紊亂的社會，建設爲有條理的社會，就必得把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作爲我們建設的途徑。

C. 從建設努力認識經濟建設的步驟

經濟建設的步驟，是絲毫不能紊亂的，否則，便容易陷於事倍功半。因此，我們要建設，便得首先認識建設的能力，權衡輕重，定出先後的步驟來。因便於論述，分戰時和戰後來說：

在戰時，建設的重心，應當落在那方呢？領袖說過：「在軍事時期，一切生產，必須以國防爲中心。」（註）爲了與戰爭配合以爭取勝利，當然，重心是應落在國防上的。其實「國防」二字，廣義說來，一切與牠都有關係，不過狹義上，我們得認識：直接增加國防力量的軍需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民生建設，畢竟各有意義，尤其在生產條件不足的情形下，前重後輕的認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國防建設的內部，也還有緩急，所以易於舉辦而易見效的，應該放在前面，難於舉辦而難見效的，應該放在後面，理論固然如此，事實也必是這樣。

戰後呢？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慘痛的抗戰以前情形。要繼續我們國防力量的增強，但更重要的，是凋敝民生的修養與復活；因此，建設的重心，是應落在民生方面的。民生在這裏，僅把牠當作狹義的「人民的生計」看，建設民生經濟，就是要使人民的生活趨於美滿，如建國大綱第二條所說的：「建國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消道路運河，以利民行。」但這些農業，織造，建築，修治，並不是依賴外人得了的。而是需

要國家先培養出親自發展他們的力量來，換句話說，就是首先發展重工業，去替人民奠定一個永遠幸福的自主經濟的基礎。

四 經濟建設的具體辦法

依據最高原則，及建設的目標途徑和步驟。現在把經濟建設的具體辦法，分成戰時和戰後兩部份來論述：

A. 戰時的經濟建設

在戰時的經濟建設中，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偏顧在大後方，固然大後方的經濟建設，效果來得迅速和直接，同時對於淪陷區，遊擊區和戰區的經濟建設，只要稍加注意，牠對於抗戰的幫助，是很鉅大的。

淪陷區和戰區的經濟建設：第一，辦理運輸和走私：淪陷區和遊擊區常是接連着的，在抗戰物資缺乏的時候，牠們中的輕便物資，實有輸入的必要。但困難的是運輸，必須與游擊隊取得密切聯絡，而嚴密的走私或武裝護運。第二，發展海軍區的手工業，使游擊區的日用品，能夠自給自足，而不仰給敵人，這有兩種好處，一則人民生產能力可以增高，二則可以封鎖敵人的經濟侵略——如換取法幣等。第三，動助我方淪陷區的資金及技工，儘量內移；這應由政府昭示利害，並且指導資金的投向和技工的工作場所。第四，積極的破壞敵人的經濟措施：對於敵人的經濟措施，加以破壞，就是削弱敵人的實力，相對的也就是增加我們的實力。第五，搶運戰區農產：農產品的收穫，除戰區人民自給外，一律從速向後方搶運，以免敵人的出掠。

至於大後方的經濟建設，更要求得積極，約有下列幾項：

1. 管理投資統制企業獎勵生產：在生產因素不足之戰時，是不容許資本家與企業家自由生產的，相反的，一切都應爲着戰爭而生產，所以對於資金的投向，應加以嚴密管理，對於國家的興辦，應加以嚴密的統制，前者，既可免除資金在市場作祟，又可使牠有一正當的出路；後者既以節省機器原料的浪費，又可以走上計劃經濟的坦途。但管理資金的方法，頗有幾點：（一）嚴厲取締不法商人的囤積居奇，這是新

地變成遊資的路線。(二)管理銀行貼放減少資金的不正當的活動能力。(三)獎勵或強迫儲蓄，提高國家銀行之存款利率，以吸收遊資，進入正軌。廠家統制，即可由國家投資，佔據重要股份，及側面的統制貿易運輸等經濟機構，以與政治的強力統制，收發管齊下之功。綜合來說：資金進入正規，投資必趨踴躍，廠家也必定興榮，廠家興榮，投資將更趨踴躍，循環激盪，希望無窮。不過在戰時，政府對忙國家對工商業，畢竟顧及較弱，大部份需要人民經營，所以民營企業，在政府的獎勵和指導下，應佔重要的位置。又因運輸的困難，機器缺乏，所謂發展一方面使使原來的生產，趨向於「精」。一方面，必須利用土法生產，土法也有很可利用的地方，如水力機械的廣泛裝置，土裝機械的改良，是值得注意的。

2. 改進農業開墾荒地管理糧食：在長期抗戰中，遇到一年災荒，而不能自足自給時，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因此，在當年，必須要有儲蓄，就是說，必須要有多餘的生產，才能防範一時，增產的方法，不外是在已開發的地上謀多產，在未開發的地上謀新產，前者的有效方法，是推廣科學智識和技術，後者的有效方法，是利用傷兵難民貧農去墾荒，他們不但可以增產，而且可以增加人民的納稅能力，和安定社會的秩序。生產最大的一項是「糧食」。消費最大的一項也是「糧食」。故單從「生產」方面看，是不夠去保證「糧食」的供應安全的！必須管理糧食，對於收購運輸分配消費，都應有負責專責的機構，不使有封鎖囤積浪費的惡現象發生。

3. 修築大道添設公路發展水運：在戰時發展交通，鐵路最不易辦，也不能速效，唯有鄉間大道，公路，水運比較輕而易辦，也最合急需。前方流血，後方流汗，這是必要的，因此發動驛運，築路徵工，建築鄉與鄉間的聯絡線，添築必要的公路，實在是宜於舉辦的事。至於水運，更為有利，如改良船隻，組織運輸隊等，水陸聯合，以發展有系統有管理的運輸。

4. 加緊債稅健全銀行管理外匯：抗戰的費用浩大，對於稅收，不外

加舊稅和辦新稅，目前的直接稅，如所得稅，過分利得稅等，辦得很好，但頗有幾種待辦的，如娛樂稅地價稅等，也很重要。但畢竟稅收不足平衡支出，因此，稅收而外，得舉辦外債和籌募內債，前者政府辦得復好，後者以勸募為主，行不通時，只能無官無商的攤派，這是財政方面，至於金融應當健全銀行系統，國家銀行下之各銀行，應專負某項責任，至於私人銀行，當然被制於國家銀行的系統，這可收極大的便利，單就目前的，就可以將「濫行貸款」「促進法幣流通轉率增進」等惡現象消滅。管理外匯也是很重要的，為了不使資金外逃，和法幣基金削弱，實有徹底執行的必要。

B. 戰後的經濟建設

經濟建設，從戰時轉入戰後，是一個急轉的過程，一切情形，不但大有更變，生產的目的和條件，也大有不同——在第三章已經論到了，現在分幾項來論他的建設辦法：

1. 調整固有工業發展國營實業：自我方退守，淪陷區的經濟建設，多已徹底破壞，將來收復之後，首先要將牠們恢復，因為恢復實業創造最為易，恢復之後，可以增加再生產的資本。至於敵人在淪陷區的經濟措施，南方還在軍事管制下，無多發展，北方却已在積極的開採與興築，將來如果不會破壞，我們自然要加以接收和利用。但全國的建設，明顯地分成了三個部份——大後方，南方淪陷區和北方淪陷區——不是一個統一的現象，必須加以調整；比較重要的，是依建設分區；國防工業，重工業應該深入內地；輕工業應該接近海邊，當然還有原料交通等的限制，但鑑於戰時的失敗，是應該十分警惕的。這就是恢復和調整說。至於興辦，對於必然會兩後春筍的民營事業，政府應加以管理和指導，對於龐大難辦的重工業，政府應當傾全力去發展。當然首先是比較困難的，但無論如何，必須堅持目標不放。同時，世界的局勢，對於我們一定有利，譬如國家地位的增高，民族精神的被人信服推崇，歐美資金等等出路，都可以間接直接的促成這建設的成功。

2. 清丈土地整理田賦推廣農村合作：抗戰以前，土地的經界和田賦

，始終最紊亂的，何況又因這次抗戰，經過大的變動，戰後須得積極的清查土地和整理田賦才行。不過，加工運輸消費以及借貸抵押，完全操縱在商人地主及高利貸者的手裏，戰時額及的力量太弱，戰後農本局的合作金庫，農業倉庫，農產運銷，農業貸款等機構，應當挾着農民銀行的金融力量，深入農村。這實在是一個掃除農村毒惡，而令農村繁榮的一個極有希望的辦法。

3. 發展國內交通網開闢國際交通線：交通的發展，牠不但受經濟興衰的影響，更可以影響經濟的興衰，所以，對於全國的交通，應該兼顧，就是說不宜偏顧於東南或東北，而要完成全國的交通網。這既可以開發邊疆各省的富源，又可以制馭邊疆，鞏固國防。至於國際交通線，在戰時，固然發揮了極大的力量，在戰後，也可以增加我們和國際的貿易。不過在邊疆少數部份，因交通太不便利，必須待國內交通網達到之後，再開始興辦。

4. 改革金融及舉借外債之商榷：抗戰以來金融方面，頗有不好的現象，如銀行之濫行投機，法幣之貶值——等等。前者在A節已經論到了，現在且說後者。法幣貶值，在戰時，本來是是通常的趨向，但轉入戰後，不能再讓牠貶下去，因為牠有極大的害處，牠造成社會的畸形，勞力與報酬的不成正當比例，牠本身的信用也漸趨微弱，最後常至於崩潰，像德國第一次歐戰後的馬克一樣。因此，政府對於法幣的價值，必須維持或恢復，戰時雖比較困難，戰後就必需徹底做到。至於維持或恢復幣值的方法，首先得分析幣值貶落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幣本身的增發，一方面却是奸商的操縱物價，物價高漲，幣值相對的底落了，同時，外匯的黑市，也是促成法幣貶值的大原因。針對這些原因，政府必需儘可能酌停發與緊縮法幣，嚴厲的懲罰奸商與消滅黑市，浚本清源，則戰後人民生活，短期就可安定。至於財政方面，戰後所需的龐大資本，究竟怎樣籌措？前面又已說過：法幣不宜再增，則資本籌措，只有兩途：就是從人民出與從國外借；可是，人民已經相當疲憊，縱使獎勵節約，使消費不致陡然增大，也濟事不多。勢不得不向外舉債，但舉債有個最宜

注意的地方，無論將來環境怎麼樣，我們必須居於主動的地位，才能走上真正的經濟自由的坦途。

五 結 論

在世界擾亂國運險阻的時候，要能使國力增強，兀然生存，並且替人類正義，打出一條血路，最基層而最真實的工作，就是經濟建設；牠的使命，實在是太偉大了，因此也就最艱鉅，我們對於牠，應抱犧牲的決心，堅苦卓絕的去尋求切實的成績，而不能打高調和空喊，蘇聯和德意志的那一種建設精神，是值得我們模倣的！

不過，建設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或是少數企業家的事，而是需要人民共同努力的，就是說：要使經濟建設，成爲一種普遍的運動。沒有政府的領導，牠不會循着正規去發展，沒有企業家、人民去推動和擁護，牠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必須上下一心，認定目標，沿着大道，按着步驟走——才能完成使命。這目標，就是工業化，這大道就是計劃經濟，這步驟就是戰時注重國防，戰後注重民生。而這些又都以民生主義爲至高的原則——運轉的中心。

既然經濟建設是一種普遍的運動，在實行上，牠不能單獨存在，因爲牠要有領導和制取的力量，牠必需與政治配合。因爲牠要有引誘培植的力量，牠必需與教育配合。教育是牠的「本」，政治是牠的「用」。兩者缺一不可。其實說來，社會組織，根本就是一個經濟組織，牠的結構和現象，無一不與經濟有關，經濟建設時，當然要處處顧及到。政治教育，不過是其中重要的兩環罷了。

總之，經濟建設是一件又偉大又縝密的工作，上面的理論和辦法，不過是粗枝大葉的論述，遺漏的實在太多，但能大膽而謹慎的苦幹下去，我們不難看到一個建設的遠景，人民生活，日趨幸福，國家生存，獲得保障，民生主義萬丈光芒，而誕生出新的中國，新的世界！！

【註】全民戰爭第十二頁，一九三七年重開樞譚。(商務)

中國文學史觀商榷

侯恨生

1. 引論

無論研究一件甚麼事物，首先要看他的觀點。能否把一件事物研究得合理，決定在他的觀點如何，觀點正確，結果當然合理；觀點不正確，結果當然不會合理。至於研究的方法和取材，是否能夠與他的觀點相配合，那是另外的問題，總之，只要觀點正確，縱令方法和取材不能十分準確，其結果，也必定是離不中亦不過矣的。大學上面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其先後，則近道矣。」這所謂「本末」「始終」，就是一件事物的因果關係；所謂「知其先後」，就是觀點；所謂「道」，就是合理。本來，觀點這東西，它是指導人生對某一件事物的看法和研究的最高原則，它的本身，是含有哲學意味的「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的東西。我們研究文學史，當然也逃不了這個最高原則。

我們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學術史裏面，談這談那，彼此攻訐，其所以鬧不清楚的原因，也就是各人所持的觀點不同，這一種「入主出奴」的紛亂的現象，所留給後代人的影響；是非常之壞的。我們研究文學史，其目的，就是要從幾千年的文學史的現象裏面建立一種正確的觀點，使後代的人，從這種觀點裏面看清楚整個的中國文學史之流變和發展的途徑，從而努力文學的造詣，如果我們自己這種觀點都不正確，黑白之分，是非之辨，永無已時，那不僅文學史本身，將成爲「杳難索解」的千古之謎，就是文學本身的流變和發展，也都要橫遭阻滯蒙受着不良影響的。

中國的文學，自來無史，這完全是表現中國人過去不重系統研究的原因，因之，過去的人，在文學裏鑽一輩子，而對於自己本國的文學系統全然不知，於是產生的結果，就是大家在瞎摸瞎闖，終其身於文學無

略貢獻，因而決定了「老死無聞」的命運。近數十年來，由於西洋學術思想的啓示，於是一般人便效法「洋鬼子」之所爲，大著特著的作起文學史來了。如果我們要屈指數數的話，最低限度也不會少於二三十種的，（據我所知道的，已經編定而沒有出版或是僅作爲課堂講義用的，尚有多種。）這種愛好系統研究的熱忱，本來值得提倡，然而我們如果爲着慎重其事起見，要去逐一校讀他們的內容，那會要引人失望的。我們除了發現「陳腐」「堆砌」「駁雜」「簡陋」「彼此抄襲」「各執一隅之見」等不良的表現外，很少能夠做到「觀點正確」「取材恰當」的。這樣一來，於是，老實的「人云亦云」，乖巧的「炫奇立異」，而一般學習文學史的青年，也就「目眩神駭」愈弄愈不清楚了。

一年以前，作者就有一個動機，想不自揣量的編次一種「正本清源」讀諸家之長而棄其短的中國文學史一類的東西出來，請教海內賢達，因暇時手頭書籍缺乏，牽延至今，仍難着手，不得不把這念頭暫時擱置下來。然而披瀝之習難除，謹略抒所見，草成本文，以先問世。

2. 文學史與文學史觀

文學史與文學史觀，這二者有着嚴密的關聯性，是分不開來的。文學史離開了文學史觀，它便成了一种沒有生命的資料史；文學史觀脫離了脫離了文學史，便成了一种空洞的觀念和零散的見解。本來，要做到文學史的編著和文學史觀的修養都非常之合理，確實有相當的難，這所謂難，一方面是由於觀察得欠清楚，一方面由各持偏見抱缺守殘。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文學史，當然是不會正確的了。

我們中國過去對於文學的界說，原極散漫，甚至有把一切的學術都包圍在文學之內的。茲舉古今各家之說，以爲參證：

甲、古代：

1. 較廣義者：

A. 文心雕龍雜文篇：「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詠語詠，總括其文，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

B. 全上晉記篇：「夫晉記廣大，衣被尋體，筆削雅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中憲運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移牒。萬民建志，則有狀列辭診。並述理於心，審育於翰。雖藝文之本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C. 因上總論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顧延年以爲筆之爲韻，實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政其相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兩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日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用言入筆。筆爲言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與爲小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

2. 較狹義的：

A. 金樓子立言下：「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史，但能識其理不能通其理謂之學。至山不從爲詩詞圖畫，善爲章奏者伯松。如此之流，泛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思，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粉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播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B. 文選序：「君夫原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

乙、近世：

1. 較廣義的：

A.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文字者，從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B. 黃季博：「自堯典以來，迄東漢之初，可以謂之撰著時期；自漢帝西國以後，迄於初唐，可以謂之詞藻時期；自唐迄清，可以謂之論說時期。」（黃氏弟子蔣鑑章所述）

C. 謝元量中國大文學史文學分類表，則歸納「批判」「告示」「訴狀」「錄供」「履歷」「契約」「目錄」「報章」「姓氏書」於文學範圍之內。

2. 較狹義的：

A. 阮元學經室全集：「必沈思體藻，始名之爲文。」

B.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所取的範圍，則全師梁元昭明之說，去取極嚴。

此外，獨當一面，獨具異幟的，如胡適中國白話文學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劉麟生中國新文史、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等書，他們都是在整個的文學史中劃分出一部分來作爲單獨研究的。（尤其胡適中國白話文學史一書，是在他的提倡白話文學的口號之下產生的，他所負的

文學的意識和社會的意識是與時代思潮相配合的，所以應當別論，當然不能認為它是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書。

我認爲研究文學史的人，如果，寧先他自己的文學史觀不正確，或是失之太狹或太廣的，都不認算是正統的中國文學史。這種文學史的文學史觀的毛病，就是門戶水火，兩不相容，劉彥和說：「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態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馳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謔，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見，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

3. 文學史觀與社會史觀

研究文學史應該把文學史觀和社會史觀配合起來，不應該單獨的注重文學史觀而忽略了社會史觀。文學之爲物，固然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條件之一，但同時它也是攝取和反映社會形態的惟一鏡頭，我們與其根據官家的史書去研究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歷史，還不如從側面的每一個時代的文學產品裏去研究來得可確。文學史發展的諸形態和素質，固然有著它自身之各方的條件，但它發展和演變的途徑究竟是循着社會發展的軌跡前進的。在物理學和化學上的所謂變化作用，它是與在某一種素質裏面加入一種其他的素質的。我們如果摒棄社會史觀來研究文學史觀，那無異於是舍本逐末而會墮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之缺限的。

通常研究文學史時人的文學史觀，有着下列的幾種缺點：

甲、屬於舊的文學史觀和社會史觀的：

1. 把中國傳統的社會史過於孔定，和中國文學的形成和產生提得太早，結果，弄成文化低落的上古甚至史前時期反而產生了高度的文學作品。（如伏羲軒轅時期的卦爻和象形文字以及堯舜時期的擊壤歌和南風歌等類的東西）因而文學史本身的發展和流變不能與社會背景相配合相協調，使文學和社會脫離得太遠。這樣，我們如果從文學裏面去認識社會或是要從社會表面去研究文學，都是一種很不可能的事。

2. 把社會歷史時期的區分和文學歷史時期的區分歸納得太公式化，這結果，只是注重表面的形式的區分而忽略了內在的素質之演變。我們要知道，歷史上面的一個時期緊接着一個時期，它有着它的內在的因果關連性，我們如果只注重在某一個時期帝王姓名的更易而抹煞它的社會演變的成因，這種觀察是不會正確的，孔子所說的：「殷因於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他就完全是注重因字。而一般研究社會史的人，對於孔子的這種高明的社會史觀，並下才注意到。把這種眼光遂用在文學史上，如是發生許多的錯誤觀念出來。而對於文學本身的流變，就弄得不甚了了。比如說三百篇裏面的商頌便是商代的作品，這怎麼能說得通呢？其他的橫豎的把某一種傳授的文學作品硬要歸納到某一朝代的例子甚多，這裏無暇再舉了。

又比如說唐詩裏面的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當然根據唐代本身的社會史和文學史變重配合的演變，原可以說通，但是一般膠著於舊說的人就未免太刻舟求劍了。我們要把社會史和文學史很合理的區分爲若干時期，原無不可，但不可太泥，太泥則產生出別的毛病來了。

乙、屬於新的文學史觀和社會史觀的：

1. 把社會史觀過於強調，而忽略了自己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研究文學史或是站在文學史觀的立場上研究文學史。把自己的立場移易在社會史觀之上。這樣產生的結果，只是社會史觀的文學史或文學史觀，而不是文學史觀的文學史或文學史觀了。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雖有勞力，恐怕只是一種笨伯的而無收穫的工作罷。（如近人×××的中國文學史散篇（？））恐怕就有着這種趨勢）

2. 把文學史在某一個時代裏的流變發展弄得太主觀了太規律化了，因而敘述了他的反面的演變的形態。（這毛病，恐怕我們的

胡適博士都沒有免了的。他如什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奴隸社會，工商業社會等時代的文學作品，硬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不可，否則不成爲這個時期的作品或作風，其實，一切事物的演變，它雖然有着一定的過程和軌跡，究竟又何嘗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規律呢？產生A型的文學作品或作風的時代，怎麼硬可以說沒有B型的文學作品或作風存在？比如說，現在是新文體的時代當行，你能擔保舊文體就完全斂跡了麼？

總之，我們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研究文學史觀，不可過於拘泥，拘泥則趨於陳腐，陳腐固不足與言；亦不可過於好奇，好奇則趨於妄誕，妄誕亦不可爲訓，二者都是陷於偏頗而不洽當的。我們應當不要忘記自己已是站在文學史觀的立場上研究文學史，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研究文學史觀；不要把自己弄成了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去研究社會史，站在文學史觀的立場上去研究社會史觀，或是站在社會史和社會史觀的立場上來研究文學史和文學史觀。這樣做的結果，才會是比較合理的正確的。

4. 文學史觀與文學的流變及發展

文學的流變及發展是隨着社會的演變而在每一個時代裏面呈現着各種姿態的。我們研究文學史，一方面應該注重它在每一個時代裏變遷的主流，另一方面還得注重它的主流以外的各方面的姿態，這樣才能成爲一部完整的文學史。今日研究文學史的人，有着兩種不同的現象。

第一、僅備注重文學主流的演變，而於其他各方面的附流，則略而不談。我們看焦循的《易餘籥錄》上面的記載，就可以代表這種傾向，他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守則專錄其詞，元則專錄其曲。」我們看，研究文學史的人如果只著重在一專字，而不及其他各方面附流的姿態之敘述，那恐怕只能算是文學主流史或文學主流變遷史一類的東西，而不能叫做文學史吧？我們研究文學史，只是注重史（有生命的）的敘述，所謂史，應該是多方面的，真實的，足以昭信於世而無愧的，如果我們

研究文學史的人，只注重他的主流而不旁及其他各種附流的敘述，那能够使後代的人能够真正的明瞭整個的文學史嗎？如果自問不能的話，那又何必叫做史呢？（但作者如果是立意要替文學裏面的某一部門做專史的話，那是很可以的。不過你也得要把你的這種文學史上面冠以某某部門之名稱，以免名實消混之弊。）

第二、只注重材料之堆砌，而不能對某一個時代裏的文學主流及附流之演變加以論述，其結果，就變成了文學的資料史（沒有生命的），並不叫做文學史了。我們知道，研究文學史，不只是要注重它的史料，而是要把許多各時代的史料（沒有生命的）編纂成爲一部有系統的活的歷史（有生命的）。從這種歷史裏，可以看清楚各時代的文學的主流及附流的演變發展的痕跡，不致於使人一覽其書，反而使從事學習的人對古今的紛亂的文學史實有「如入寶山」之感。有些人認爲目前中國的某些文學史，只有史的資料，並沒有史的生命和價值，結果都難使人滿意，其實並非挖苦之談，我們只要翻開一二部坊間出版的文學史，便可以知道此中究竟。如果有人要問爲什麼會有這種結果的產生呢？我可以簡單的答復一句，就是由於研究文學史的人自己並沒有把握住文學史的文學史觀的緣故。

總之，文學這東西，它是變動不居的，我們要研究它和它的歷史，除了要注重它的資料的主流及附流的排比得法之外，同時，還得注重它的資料的主流及附流之演變。吳訥的文章辨體上說：「四六爲古文之變，律賦爲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爲古詩之變，詞曲爲古樂府之變。」我們姑不論他的這種見解正確與否，但我們從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主流及附流的資料裏面尋出一個變字來，却是十分應該的。

5. 怎樣樹立正確的文學史觀：

文學史觀對於文學史的決定作用，已如前述。通常研究文學史的人，有着兩種不同的觀點，茲分述於下：

第一、主觀的：這裏的所謂主觀，換一句話說，就是成見。這種成見

有或見的人研究文學史，（無論是新的或舊的）是運用「入主出奴」的方法，也就是一種「非秦者逐」的方法。他們的編述文學史，對於史料的重點，對於史實的註釋，一以己意為依歸，（甚至毫無己意，不過拾人唾餘的假人之意以為己意而已。）他們不管自己的觀點是否合理，一味師心自用，排除異己，惟一的只是承認自己的觀點為對，抹煞異己之見，抹煞文學自身發展演變之史所走的途徑及客觀的形態，這樣的文學史觀所產生出來的文學史，其結果，還能夠令人想象嗎？懷有這種主觀成分的，大致可以歸納於下：

1. 守舊的：站在這個立場的人，他們除了崇拜歷史上的成事成說之外，再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的觀點是：「無舊不好，凡新皆差。」的，他們認為一切的新的說法和觀點，皆是「異黨叛徒」，「異端邪說」，惟有歷史上陳死的說法如：「十一國風無楚風」，「商頌為商人之作品」哪，「五賢始於蘇季」哪，「七言聲基於梁」哪，以及什麼「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哪等類的觀點，才是正統的觀點，於是展轉相抄，抄來抄去，還是這歷一奎把戲，談起來，源源委委，大有瞭如指掌之勢，勢真有了不起的見解似的，其實呢？午後睡餘，空無一物，那有甚麼真的心得和見地呢？（並非誣蔑，有實可查，一看各書局所出版的某某輩的文學史便知）
2. 倡新的：張敬說：「學貴心悟，字舊無功。」他的意思，無非是叫人翻陳出新，無為舊說所束縛。這種觀點，原是對的。但其結果，竟造成了一般人的「空前絕後」的「標新立異」的觀念。我們只要看到胡適之「屈原是中國儒家理想的忠臣」等新說，便可見其教道重作風，站在這種立場的人，他的好處，是能夠樹端的懷疑，種種的研究，不致為舊說所困；其壞處，是矯枉過直，整孔裁毀，他們一方面儘量的強調一己的說法，不惜乖曲史實；一方面「天下英雄皆大吾教中」的儘量的把歷史強制執行的壓迫到自已觀點之下，平心而論，這種手段，是不大合理的。

第二、客觀的：用這種觀點編述文學史的人，他們所採取的方法，

不是參己見，他們是純粹的根據史料的各種資料，把他排比起來，使它成為一個系統。站在這個立場上的人，其手段不外二種：一、專負編排之責，無所是非之見；二、陳述史的客觀現象，是非成敗，讓研究的人去「如魚飲水，寒暖自知」。詳細考查起來，二者均不合理：

1. 我們所需要的文學史，是一種有正確的文學史觀的文學史，毫無觀點的「穿死魚式」的或「雜貨舖式」的東西，根本就沒有史的價值，因為這種史是死的沒有生命的。沒有生命的史書，材料雖多，敘述雖詳，除了給人以龐雜的零散的文學知識之外，那有什麼旁的益處呢？
2. 所謂史，它的意義不外是把古代社會中每一時代的各方面的狀態重現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從而熟悉古代社會的各種事物以學習進取的求生的方式。如果一種文學史只是一種模糊的觀點或是只陳述各時期文學興替之痕跡而不予人以正確的發展的途徑之指示，讓研究的人自己去瞎撞自己去領味，那根本就喪失史字的意義了。

我們所需要的文學史觀，概括起來，應該包涵下列各條件：

1. 應與社會史觀合理的協調起來，但須把握其重心，不要過於為社會史觀所困。
 2. 應打破歷史式的以朝代為範圍之敘述，而以文學的自身之流變為原則，從而合理的劃分為若干時期。
 3. 研究某一時期的文學，即應站在某一時期說話，不要把歷史上的若干時期，都以自己所處的不同時期去強迫它、乖曲它。
 4. 對某一時期的文學之主流附流的攷變，要安置得十分合理，不要界說不明，或偏及主流，於附流的各種因果形態置之不談。
 5. 忌守舊，忌過分的標新。
- 上面的幾個條件，不過只是說一般的原則而言，如果詳細的嚴謹的研究起來，當然還不止此。總而言之，我們所認為合理的正確的文學史觀，是應負一種指導研究文學史的人對古往今來的每一個時期裏的文學形態都能夠系統的認識的責任。如果古今之變不通，那我們的責任是沒有弄妥的，王充說得好：「知古而不知今，是謂陸沈；知今而不知古，是謂盲瞽。」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六月卅日夜十一時）

文 藝

劉 區 長

說 小

知道×地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當地頂頂大名的劉老爺的，隨着時代變遷，生活程度高漲，劉老爺的大名，也一天一天的跟聲偉大，令人仰慕，崇拜，甚至需要了，無論是生長在當地的人們，或許路經當地的過客，都有同樣的感觸，確實，他正如他的大名一樣，配着堅強的意志，高明的手段，與猜不透的心思，一天天的向上增長着。

劉老爺首次出馬替人羣服務，是在三十而立的壯年，他本着男兒志在四方的教訓，毅然地離開故鄉，走到了千里外做着獨當一面，生死有權的大軍法官，雖然他知道這是受着父親學友的囑咐，應該如何從事，可是他究不願放棄他富生窮死的高尚人生哲學觀，甚至在他私放監犯，帶着買來的區區幾百元溜回來閉居的時候，一直沒有悔意。

有用的人，能力畢竟是隱藏不了的，在家裏住上了二年，劉老爺走上了他人人生旅程中，事業的黃金時代，起先是在區公所裏做助理，就是副區長老爺，在他看起來，區長真是什麼

東西，連普通的幾句官話都不懂，簡直真最大飯桶，要不是大哥的意思，真要……，說起了大哥，確實使他敬畏，魁梧的身軀，高明的手腕，輝煌的談吐，沒有一樣是平常的人所能趕上的。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威信也跟着提高了許多，橫直祇有混蛋的老百姓，在暗地裏嘖嘖咕嚕，當然算不了什麼，於是乎絕技拿出來了，在清明時節，正式的滿足了自己的慾望，區公所裏面，換了一大部份的能員，劉氏宗祠的門上，也加上了一方黑漆金字的什麼東西，劉老爺的這個那個，越發顯得有勁，同時用喉音的機會，也增多了不少，大老爺在學校內，較平常也要來得活躍，一班人所受的恩惠，也比以前多得多，這時候是十全十美，道地的區長老爺了。

自上任以後，爲子民謀利益的德政發揮了不少，小盜真的沒有了，古人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政績，看來也不過如是，其實關門又有什麼辦法呢？做了官，田產跟着加了不少，這

是可以做「羣侯」的，不是俗語有「雙喜臨門」的一回事嗎？劉老爺私下裏時常感到幸慰，老媽子似的區長太太開發叫化的時候，也把成塊的鍋粑給人而毫不咕嚕了，社會經濟起了變化，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谷子比平時要寶貴得多，穀賤傷農不是執政者的大忌嗎？劉老爺在「普天同慶」「萬民歡頌」的當中，「得其所哉」的做成了養老的洋房，滿足了心目中的一個願望。

劉老爺也是異常達觀的，政府廢區併鄉，沒有動他一點聲色，在他退職閉居的時候，很多人向他慰問，他祇不過一笑置之，「樂天知命」從他的手中做出來，到真的令人不解，不過地方上的大小事，他還是躬自慰問，放下了老百姓一大牛心。

抗戰的火，燒遍了祖國的每個角落，魔爪伸入了長江右岸的×地，劉老爺忍氣吞聲的到了不願到的鄉下，新起的洋房，眼睜睜地望着空在那裏，要不是老部下——區公所的書記——一口應承的擔保給他維護，真個會使他發狂，來的餓他都知道是有血和汗附着的。

爲了一班人的生活，劉老爺順應人心的做着買賣，他頂痛恨那些混水摸魚、剝削百姓、發國難財的好商，所以很高興拿出歷年官囊的積蓄，一批一批的買進油鹽百貨等日用品的急需者，因爲不是以營利爲目的，當然比一班人所賣的要便宜些，游擊政府看到他爲了什麼，又聽上了「官官相扶」的一句老話，總是把

他做區長特着，老百姓一直到「福壽全歸」，仍就叫着區長，頂尊稱的×公×爺，都祇在平日心心相應的朋友口裏才說出來，雖說他清居，他確實知道是過着洋洋獨樂、逍遙世外的生活。

隨着環境的變遷，劉老爺不能再忍心獨安了，一班不識世事的小伙子，簡直鬧得太不像話，祖宗丘陵所寄的故園，讓他真的變成焦土嗎？靠「大戶」接濟的老總們，對於抗戰的前途有甚麼補益呢？他也不再不領那些搖頭三嘆、高唱「人心不古」的老先生了，他借着「讀經」「訓話」的招牌，關着自己在鄉村中「休養」，那些為田地爭奪的小訴訟，不再為他們排解了，他在計劃着他的安民大計，除了有時候自他的老部下那裏探聽一些大局變動的情形外，什麼事不再與問。

因為洋房究竟是自己拿錢出來做的，不得不冒着大不韙的危險跟着部下進城一轉，雄糾糾的東洋兵纔起了他厭惡時局的老念頭，為什麼幾十年的勳勳圖治，得到的祇有節節敗退、民窮財盡呢？智者知時的老哲學，打動了他的心思，回家以後，他又變了一個人，當然他與維持會長及宣撫班長的聚會，連幾十年的老伴

也不會讓她知道，奇怪的祇有他九年沒有的笑容重現在他的面上，與他的「老部下」接談不用喉音，一班人硬買油鹽，又進一步的便宜了。

大哥究竟是大哥，自淪陷後仍就是做着南面王，並且相互的聯成了兒女親家，所以他的膽子也進一步的大了，小伙子的胡鬧，是有止境的，綿薄的力量，自然填不了自己的事，有時候拿出前輩的老資格說話，他們能多怎麼樣，一而二、二而三的關係，毅然決然的接受了保全地方，安妥百姓的重任，到號稱中心的×鎮去接洽縣中整個治安的大問題了。

自×地回來，劉老爺更加達觀了，遊擊隊的生活費真的發生問題時，他也拿出自己的私財去貼補，每次危險的戰鬥的先期，他會親身出馬去阻止，為了怕糜爛地方，他使雙方的戰爭減少了不知多少，他想想就是百年以後，大少爺學成歸來，也是應該受着以後的百姓專誠看待的。

一個微雨昏黃的秋夜，「老部下」喜悅的來到了劉老爺的館地，被出乎尋常的誠意接待着，吃到了難於買到的「老西汾」，與劉老爺「煮酒論英雄」似的，一直談到了半夜，無疑的，劉老爺將第三次出馬，再施展自己的德

政來為民造福，為了是智識份子，劉老爺是真心滿意足了，在將要入睡的時候，平日難得相見的族侄來了，據說是家中來了遊擊隊下的款項欺侮人，無論如何非麻煩他老人家最後一次不可，劉老爺這次是實無旁貸的，同時為了今日的喜悅，不持深意的請求，在天亮前問着「老部下」同坐轎子向着隔村前去，任子據說還要請人先走了，劉老爺在轎子內忿忿的自思，小孩子真的不懂事，有了能力高強的老叔，還請別人幹什麼，愈想愈氣，決心這次以後，再不幫他做別的事情。

天亮了，任兒氣急敗壞的跑了回來，帶着幾個鄉下人抬了二個翻轉的涼床，進門就請堵母節哀，預備老叔的後事要緊，據說是在路途遇了匪，幸好損失不大，身上的錢財，沒有被擄去，不過老部下也聯帶的喪了命，人已經死了，沒有辦法使他再活，在外間讀書的大少爺，當然不能讓他知道，淪陷區究竟是黑的，除了拾柩夫在築墳的時候，做眼色、伸舌頭、彼此私語以外，其他的祇如靜水裏投下了小小的石頭，起了不要緊的波浪一樣，終久什麼仍就是平寂得如靜水一樣了。

柏林之圍

法國都德原作
張葆誠譯

Le Siege de Berlin Alphonse Daudet

我們與V大夫正走上仙鄉路(1.)，向被彈丸穿成篩眼的牆，和被葡萄彈所分裂的人行道，問詢巴黎圍城的故事，正在我們到達星宿廣陌(2.)之先，大夫停住，指着那懸懸地環繞着凱旋門(3.)的轉角的大房子之一：

「你看見，」他對我講：「那京陽台上四個閉着的窗子嗎？在八月初間，七零年(4.)的重重地負着風暴與災難的可怕的八月(5.)，我被叫去看一個中國病人。是約佛上校，第一帝國(6.)的胸甲騎兵的房間，他是一個對於光榮與愛國的熱心者，他來住在仙鄉路，在戰事起頭時，在一間有陽台的房間裏，你請爲什麼？爲的自賭我們的軍隊凱旋的歸來，可憐的老人！維森堡的消息(7.)達到他時，他正離席，在敗績公報的下面讀着拿破崙破敵的名子(8.)時，他如雷擊地中風而倒。」

「我找着昔日的胸甲騎兵全身伸於房間的地毯上面，臉流着血面毫無生氣，如頭部受了戰斧的一擊。站着，他應該很魁梧；躺着他有巨大的像子；美的容顏，絕妙的齒，白髮金捲着，八十高齡因之好像六十，他的孫女在他身邊，跪着，淚流滿臉。看見他們在一道的人也許要把他們當爲兩枚鑄自同一印模的希臘凸彫圓牌，其中之一是舊了有泥土色了，邊緣有一點變糙了，另一枚燦爛而體裁正確，呈着新

鮮的刻印的光明與滑潤。

「這個孩子的悲哀打動了我，軍人的女兒與孫女，她的父親在馬馬翁的參謀部(9.)，那個高大的在她前面伸直着的老人的影像在她心裏激起了並不可怕得些的另外一個影像，我竭力安慰她，但是歸根地，我看出不多的希望。我們一方面須診治一件通身麻痺症，而在八十歲，不多的人能痊愈的。三天以來，實際地，病人臥於同樣的無生氣狀況與昏迷中，當此時，來西斯何芬的消息(10.)到了巴黎。你記得他怎樣來的。直到黃昏，我們都相信大捷，兩萬普魯士兵被殺，皇太子被俘，我不知道以什麼奇蹟，用什麼磁鐵之流，那個全國的歡欣的回聲找到了處於麻痺深處的我們的可憐的病人；可是是那樣，那天晚上，當我走近他的牀時，我再找不出同樣的人了。他的視線幾乎清明了，他的舌頭輕了些。他有了對我微笑的力量，他兩次口吃着：

「勝……利……呀！」

「是的，上校，大捷呀！」

「當我把馬馬翁的美好的功績的細情講給他時，我看見他的容顏輕鬆了的臉都清亮。」

「當我離開房間，女孩子蒼白而立在門邊等我。他吸泣着。」

「但是他被救了！我對她說，拿着她的兩手。」

「不幸的孩子簡直沒有勇氣回答我，來西斯何芬的真實的報告已經被揭貼，馬馬翁在逃，全軍覆沒。我們驚惶對視。想到她的父親，她感覺不知所措，想到老人，我顫慄。一定地，他受不住這個新的打擊。可是，仍然地，怎樣辦？讓他享受他的歡樂以及令他蘇甦的幻象嗎？但是，我們當怎樣說謊。」

「很好，我要說謊，英武的孩子對我說，快快地拭去眼淚，滿臉光輝，她走進她祖父的房。」

「她擔承的是件艱難的工作。在最初幾天，她沒有多大的困難。這位好人腦筋是柔弱的，他讓他如小孩般的被欺騙。但是以健康漸恢復，他的觀念變爲清白些了。我們必須使他洞悉(11)軍隊的動作，爲他編纂軍事公報。真真地，是可憐的看那個可愛的孩子晝夜地憑倚於德意志地圖上面，釘着小旗子，努力着計劃一個光榮的戰役：巴辰(12)正圍攻柏林，佛瓦沙在巴達維亞，馬馬翁在波羅底海，對於所有的這些事情，她詢問我的意見，我儘量地告訴她；但是，是這位祖父對於這個幻想的征伐對於我們特別有用，他在第一帝國時曾經征服德意志多次！他預知所有的進擊：「現在這是他們要去之地，……這是他們要作的；」他的預期常常實現了，這能使他非常驕傲。」

「不幸地我們攻城與戰勝於我們無益；我

們之於他，他不够快。老人是貪得無厭的，每天到達時，我請見某種新的功績。

「丈夫，我們佔了梅茵，少女要對我說，用一種悲痛的微笑迎接我，而我就這樣門裏聽見一個快樂的聲音對我叫喊：

「向這裏前進呀！向這裏前進呀！八天之內我們將進入柏林呀！」

「在那時刻，普魯士兵離巴黎僅只八天了。我們起先問他是否好也他到外邊去；但設若一出城，鄉下的情況就要告訴他一切了，我覺得他知他確實，他仍然太弱，他被他的大的打擊太弄麻痺了。如是就決定逗留。

「巴黎圍城的第一天，我走上他們的房間，深深地感動着的，因為心中的悲哀，就是城門關閉，兵臨城下，我們的郊外變為邊疆所一齊給我們的。我我羨這位好人坐在牀上，喜形於色而驕傲。

「好的，他對我說，於是圍城開始了！我驚愕地凝視着。

「怎麼，上校！你知道？」
「我的孫女轉向我：『恩，是的，那是重大的消息，柏林之圍開始了。』

「她說着這，抽着她的針用這慶一種沈澀的安靜的神情——他怎麼能懷疑什麼呢？他不能聽見堡壘的砲聲，這個不幸的巴黎，完全混亂而看得可怕的，他不能看的。他從牀上所能看見的是凱旋門的一個切面，在他的房中，在

他四圍，是配合良好尋求維持他的幻影的一些第一帝國時代的紀念品。元帥的肖像，戰役的彫刻，穿着嬰兒衣服的羅蘭王，裝飾着銅獎章的高大的支柱，青銅像，一只遼赫倫那的小型肖像，在一只地球儀下，代替這同樣的全部成

滿飾女子的圖畫，穿着黃色絲綢，有羊眼式的袖口與光亮的眼睛。——所有的這些東西：支柱，羅蘭王，元帥們，黃色的寶飾，穿着高領短腰的衣裳，紫洗了的假髮，那都是一具零六年約迷人之處。堂堂的上校呀！是那種勝利與武功的象徵，甚至比我聽他說的這利

害些，使他那麼無知地相信着柏林之圍。

「從那日願我們的軍事行動簡單多了。佔據柏林僅僅是一件靜待的事。時而當老人太感煩擾，我們為他讀一封種兒子給他的信，無疑地，幻想的，因為沒有什麼准進入巴黎，而自從色當（13）馬馬特的一個副官被殺到一個德意志的專家，請你幻想那個可憐的小孩的失望，從他的父親接不到消息，知道他被殺了，什麼都缺乏，或許病了，而地不得不代替他寫着快樂的信，也許頗為短簡，但是然是在戰場上的軍人所被盼望可能寫出的，總是向一個被征服的國家請進。有時她的力量不多了，於是他們幾個星期裏有消息，但是老人變為不安，不能安眠，於是從德意志很快地來了一封信，她就帶到牀邊，快樂地念着，忍着眼淚。

老人深信地聽着，用一種會心的神情微笑着，認可着，批評着，向我們解釋那有底不明瞭的

段落，可是他特別偉大之處，就是在他給他的兒子的復信中：「決不要忘記你是一個法蘭西人。」他對他說，對於那無可憐的人們要寬仁，不要使征伐於他們太難受。於是無盡的勸告，可愛的說教，關於尊重財產，常對婦女有禮貌，一個完全的為戰勝者軍事榮譽的法典。

他也去維維對政治的審議，使戰敗國所擔負的和平的條件。於此，我當說他並不嚴厲。

「——只一家戰事條款，再不要什麼。對我們的行省有什麼用？把德意志變為法蘭西可能嗎？」

「聽用一種堅定的聲音，將這口段：人意識着他話語中的這樣的公正，這樣一種高貴的愛國的信仰，所以聽他時不能不為之感動。

「在這當兒，圍城時時進行着，唉，不是柏林之圍，是極冷的、與攻的、或攻的與極荒的日子，但是，謝謝我們的照顧，我們而努力，以及倍增於他週而不知疲乏的溫柔，老人的前部總有一刻被擾亂。直到了我能為他弄到白麵包與鮮肉。無疑地，只為他才能弄到的；而亦不能幻想什麼比這位祖父的早餐更動人些，如此無知而自私的，老人坐在牀上，新鮮而微笑着，下巴纏一地飯巾，他的孫女在他旁邊，因為艱難而顯子蒼白，指導着他的手，幫助他飲和食那些被禁了的貯東西。於是，為餐事所鼓勵，在溫暖和的房間的舒適中，多風在外面呼嘯，雪壓地好密的迴旋旋轉，這位舊日的胸中騎兵更回憶着他北方的戰役，也向我們

第一百次地敘述俄國維新的不吉的退兵，那時他們只有凍了的餅干與馬肉吃。

「你懂得嗎，孩子？我們吃馬！」

「我相信她懂得，兩個月來，她沒有吃別的東西，在那天起，當恢復期臨近，我們對於病人的工作變為困難些了。他的全部感官的所有肢體的麻木，竟為一直動現在對於我們很有幫助的，開始滑倒了，已經有兩三次，從買羅門(14)來的排砲使他驚起，他的耳朶豎起像一支獵犬；我們不得不發明巴恩在柏林城下的最後的勝利，以及在殘廢軍人院(15)為尊敬他所放的禮砲。另有一天當他的床被移到窗子邊——我相信，是布占發的星期四——他看見不少的國防軍聚集於大軍路(16)。

「那麼這些軍隊是什麼？好人問道；我們聽見他在窗中喃喃。」

「服裝整潔！服裝整潔！」

「就是那；我們知從此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不幸地我們注意得不足夠。」

「一個晚上我到時，女孩子十分不安地走近我。」

「他們明天開進城，她對我說。」

「祖父的門是開的嗎？事情是那樣的，嗣後我想起，我記得那一夜，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回國，他已經聽見了我們是可能的，但是我們是在談論普魯士兵；而這個好人真正想到法國兵，想到他已經正在等候了如此的久的凱旋的入城：馬馬翁在鮮花與軍樂之中走下大橋，

他的兒子在大將身傍，而他，老上校，在他陽台上，全身我裝如在呂層(17)一樣，向着斯彼了的軍隊與被燒焦了的的應敬禮。

「可憐的約佛爸爸！他無疑地幻想我們當欲阻止他目睹我們部隊的遊行，為了使他避免過大的刺激，如他假行滿地不向任何人提到；但是次日，當普魯士軍隊性惱地進入那條從買羅門到勃勒尼宮(18)的長路上時，馬上面的官士乘和地開了，上校出現於陽台上，戴著長刀，穿著米爾俄的胸甲騎兵全部光榮的舊的服裝。我仍然不知道意志的什麼力量，以及生命的什麼忽然的暴發使他全身我裝站在那裏，這是真的，他在那裏，站在欄杆的後面，驚訝於寬廣的大路如此靜靜，家家的百葉窗關閉着。巴黎不吉利有如一座防疫所，到處有孩子，但是這這奇怪的屍子，白中有紅十字(19)，也無人前來迎接我們軍士。」

「有一頃刻他憑他是被騙了。」

「但是不！在那邊，在凱旋門後，有一陣混雜的響聲，一道黑線走進了正在升起的陽光中。然後漸漸地，盡失閃耀着，耶拿(20)的小鼓開始打動着。在凱旋門底下，聯隊的重踏步聲，聯隊到耳聲，以及佩刀的鏗鏘聲打着拍子，許貝特的凱旋進行曲(21)爆發了。」

「即時，在廣場的盡頭的寂靜中，一陣叫喊響出，一陣可怕的叫喊：『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普魯士兵！』先鋒隊中的四個槍騎兵能夠看見在雲上邊，一個魁梧的老人揮着膀子，搖擺着，跌倒了，那一次，約佛上校真的死了。」

譯者附註：

- (1) 仙鄉路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到凱旋門的有名的林蔭路
- (2) 星宿廣場 Rond-point de l'Étoile
- (3) 凱旋門 L'Arc-de-Triomphe 為紀念拿破崙一世的戰功而建
- (4) 七零年 l'an Soixante-dix 即一八七零年
- (5) 可怕的八月 Ce terrible mois d'août 普法戰爭初期，法師開始有敗北頻繁。
- (6) 第一帝國 Premier Empire (1804-1815) 其時拿破崙一世稱帝。
- (7) 維森堡的消息 La Nouvelle de Wissembourg 一八七零年八月四日，大戰中第一次有關鍵之法國敗北。
- (8) 拿破崙的名字 le nom de Napoléon 為 Louis Napoleon，拿破崙一世之姪子，拿破崙三世。於 1852-1870 為法帝。
- (9) 馬馬翁的參謀部 l'état-major de MacMahon 著名的法國元帥馬馬翁 (1808-1893) 的參謀部。
- (10) 來西斯荷芬的消息 La nouvelle de Reichshofen 法軍敗績，一八七零年八月六日。

(11) 洞悉 au courant 英譯本爲 Passed 亦同，其編者註爲 Cheated 欺騙。實誤。

(12) 巴展 Bazino (1881—1883) 法軍元帥。

(13) 自從色當 Depuis Sedan 一八七零年九月二日普魯士之決定性的勝利成於色當，法帝被擒。

(14) 買羅門 la Port Maillot 巴黎城門之一，離凱旋門不遠，爲普魯士軍攻擊之一目標。

(15) 在殘廢軍人院 aux Invalides 聖母院

山岡雨夜

夜色隨着雨聲漸漸來了，遠處的山嶺，樹林，村屋，田莊……都隱隱約約地模糊糊糊地在眼前現着一團黑影。更隱了隱的天更暗了，那間墮入茫茫無盡幽寂黑暗之中。昏昏，暮夜……死靜……

天空沒有繁星明月來點綴這陰鬱的夜景，給人們輕爽甜蜜的吻。祇有遠處閃爍光在風雨中搖曳，微弱的光芒，一明一暗極力掙扎着；閃閃爍爍的螢火光上下舞動，撩亂人的眼花，織成一幅光明燦爛的火網！

燈火螢光也殘滅了，黑漆漆的海。浩浩蕩蕩的資江，映出銀灰色，狂波怒吼

otel des Invalides

(16) 大軍路 l'avenue de la Grande-Armee 從凱旋門到買羅門的穆蔭路。

(17) 呂眉 Lutzen 德國地名，一八一三年曾有大戰。

(18) 都勒尼宮 Tuilleries 即法國王宮。

(19) 紅十字 Croix rouge 即指紅十字會

(20) 耶拿 Jean 德意志地名。

(21) 許貝特的凱旋進行曲 la marche triomphal de Schubert 奧地利作曲家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之名曲。

李靖佑

，巨浪震天，嘩嘩的激流聲，如同暴風雨括着原野而呼號，松林的風，又伴儻清夜的濤聲，水聲，風聲，幾乎不可分了。

雨仍繼續下個不停，雨聲淒淒，微帶着哀怨的情緒；更擴張了牠之無生氣，而且蒙蔽了牠之淒涼的靜寂。雨點落在荒原上，落在樹梢上，落在營帳上，如一滴一滴打在我們的心絃上，瀟灑的響聲相印在我們心田的傷痕。減少興趣，毀滅了希冀！

我們一羣落營在這荒僻的山岡，在這四周死寂無聲而且黑暗的午夜，如置身萬丈的空山深谷，我們的生命寄托在這營帳裏，大家默然無言相對坐著，不由得內心不感到空虛和恐怖

的襲擊；荒原上，無人無烟，渺渺茫茫，更感到單調孤寂而顫抖起來。

雨點吹斜，飄到營帳裏，破綻的地方雨也漏進來；被蓋、軍毯、蒲蓆、墊草、什具都浸濕了。同志們受着暴風雨的淋漓滋潤之下，都因疲勞過度而入沉睡了，一陣陣微響的鼾聲，各做自己的好夢。

鐘聲四響，約到我站崗。

我揉了揉眼睛從水坑牀中爬出來，摸到我的崗位上去，雨驟然更大了，朔風吹來頗有幾分涼意，使我打了一個寒噤。戴着笠笠，披起雨衣，緊握着我的武器，注視前方，我彷彿是一個戰士，站在民族國家的崗位上了！

遠遠的金龍古寺的空山裏鐘聲清響，從林木中連續着震動的音波；晨風送來遠處的犬吠鷄鳴，劃破了長夜的沉寂。夜鶯草燕有節奏的唱着美麗的悅耳鶯歌，還有一種莫名的聲響附和着，似乎在這嘆着大自然的奧，合組成人世間最甜美的音樂。這種夏令的山岡雨夜，又是怎樣富有浪漫的情調啊！

整個的心靈，掀起了我腦海里洶湧澎湃底思想之波，忽又驟約地消逝了。樹影在動，嗦嗦作響，我憂心忡忡的敵人，機警地注視眼前景物的蠕動。

雨歇了，東方銀灰色的天空，現出一線曙光，撫慰着我們憔悴的臉，我靜靜望着變幻的天，見它慢慢地緩緩地，沒有一片雲，換着就似白日，青天白日！

征途散記

淵澤深

是一個晴朗的天氣，長空閃耀着芙蓉色的遊雲；雲的中間，高處，鋪張了一片彤紅邊際的蔚藍，溫柔，靜謐和充滿安樂——太陽金紅的光芒，穿過了遊雲的間隙，分裂成無數萬股燦爛的光線，照得那沉在灰藍幕籠中的山巒、森林、江畔、荒涼的城堞，和那垂柳下一湖春雨裏的萬疊漣漪，晴天朗照中開放的芬芳的薔薇，形成了鮮明，宜人愉快的色澤。

薰風陣陣的拂蕩了，田野間青一色的麥苗，順逐風的波浪奏起它們幽雅，有節奏的音樂；農人們忙了，在田間，在壟上，在山腰，翻着土，澆着水，砍着柴，哼着小調，很快樂；在村莊小路盡頭，古廟的石階上，老人吸着煙，與一堆小孩子很得意的講述他青年時代的故事，並且時常傳來他們的笑聲，這是一個多麼華美、富麗的樂園呵！誰又相信它已受過數踏四年多的蹂躪了呢！

我們這一羣，負有生氣、毅力、重任的這一羣行列，壯健的步伐，踏過了獨石小橋，走畢腸小道，登山涉水，走了一大段祖國的原野；數十里北國蕩蕩的泥路，每個人都感覺得渴，臉是紅漲漲的，都有些倦意了。

「哇！哇！前進吧，趕快邁進吧，你們是負有革命重大的使命的！」頭上的飛鷹，用它沉重高大的口氣在驚喚我們了，並且很響亮的

吹起了它的促進號！

「謝謝呵！我們永遠不會停頓革命事業的，直要達到目的之後。」我們異口同聲的回答了，並且對它行注目禮，表示我們內心的誠意。它這才兜了一個圈子，喜悅、安閒的向着東南方飛去；我們凝神的望，直至視力達不到了為止；這時精神更爲之奮發了，一股勁兒又走了三十來里。

一個山頭接着一個山頭，一叢樹木又是一叢樹木從眼前溜去了，時光也一絲絲的消逝在洋洋灑灑的巧霧裏；日色將暮了，通紅的雲霞照澈大地，火球似的太陽臥於西山的背上，數不清的野杜鵑在叢蕪的擁抱中，伸出它們猩紅的花冠來；和赤天混成一片大的紅海，象徵着祖國流血鬥爭仇恨的記錄，也象徵了祖國勝利降臨的前夕，青天白日旗飄揚於高空之壯麗、清高。呵！由面前豎立入雲的高塔認識了，我們已經來到曾經惡戰過的滹沱河畔了。

「危險！塔頂懸有膏藥旗，嘿！並且還有哨兵，這裏一定有鬼子駐防了。」老何慌張的說，從他臉上的肌肉表現一副緊張的神情。

「是的！爲了避免麻煩起見，由小路走吧……」話還沒有說完，塔上的槍聲響了。

「噠……噠……噠……」連珠的向我們射來，如迎接我們，耳朵裏迴響着清脆的音響，

大家很快的伏下了，在路旁的亂草叢林中，每個人都蘊藏着異樣悲哀、憤怒、而又興奮的心情；復仇的火焰在心頭交熾着。約十多分鐘的光景，黑暗籠罩了宇宙，一切都沉靜下來了，我們這才爬起來，又繼續的走，無目標的走！雖然是一天了，一點食物都沒有進口，但是我們已經飽嘗了許多祖國英勇抗戰的精神呵！使得人們總是興奮的了。這時，天更加暗起來，烏雲瀰漫於天空了，像一個大的鍋底覆蓋了大地，春雷響了，是那麽清晰，響亮從遠山頂上浮過遼闊的綠洲，揚揚顛顛的颯來，震動了每個人的耳鼓。一道道的電光在空中閃耀，如十數條銀帶燦燦着；照明了這無底的陷井，比陷井更深可怕的崎嶇夜路。

「又要下雨了。」我呆呆的自言自語說。「說不定還很大呢！」老羅邊走邊望着高空在長嘆。

呵！雨落起來了，一點一滴打在衣服上，涼風陣陣的吹來，感覺得有些冷，回顧是茫茫的夜海，一切都在黑暗中消逝了，人生是多麼渺小呵！我又開始悲觀起來了。

頭前走着的老吳忽然回轉頭來說：「喂！老實！面前就是滹沱河了，那兒不是有燈光麼，我看今晚還是到那兒歇一歇吧！總之現在不能過河了。」

「好吧！」我悄然同意了。於是我們向微弱的光線走，在細雨迷濛中，踏着泥濘的路，沒有好運，十多間頹敗的土屋發現了，在清風

的森林中，我們喊門，起先不肯開，後來說明我們是借宿的之後，門才「叮」的開了，主人在門縫裏看了帶我們這「堂堂皇皇」的客人，才慢着燈慢步的走出一位上六十歲的老者，後面跟着十歲的孩子，他拿燈照了我們一下，很客氣的說：「辛苦了！請到房內歇歇吧！」

「謝謝！打擾您了。」

「沒有甚麼！」他把我們安排在一間鴿子籠式的房間裏，又慷慨的說：「各位還未曾吃過飯吧！」

不提起來還好，一提起就支持不住了，咕嚕，咕嚕的叫起來；雖然如此，總是不好意思，彼此的望望，最後我公然的說：「是的！最好可以弄些東西來吃。」

「好吧！先生坐吧！」老人出去了，室內只剩四人，呆呆的等候着，老吳最好睡，早已呼呼的熟睡了，或是懶懶的，除潭沱河水的咆哮，和間而一兩聲水鷄之鳴而外，沒有一點聲氣，我無神張望四周，在壁上猛發現一件東西，把我駭住了，不由的叫起來。

「怎麼樣了，老袁！」

「老孟同老路犧牲了，那不是他們的衣服麼！」這種顫抖的聲音，一字字的從口中吐出來，每個人都感到大大的不安，我的心怦怦的跳着，像到了一個幽靈的居所，古老陰森的死寂的沉寂，這地方能够呆下去嗎？我們決計馬上離開了；當提起背包打算走的時候，老人進來了，愛跟着那個孩子，拿了一木盤饅頭，

和一些蔬菜，見我們如此形勢，發怒了。

「各位這是甚麼意思？我對各位有甚麼錯處呵！想走嗎？我看不要了，外面危險的很，飯已經來了，隨便吃些吧！」老人揚長而去了。

大家爲之愕然了，禍患將要逼到每個人的身上，可是又有甚麼辦法呢？他的口氣，真是出去也透不脫的；在這種境域下，我們不悲哀，也不恐懼，也不想將來的情形怎麼樣，獻身革命的人，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流血的鬥爭，爭取祖國自由解放的鬥爭，無數的英勇戰士，無數的無名英雄，已有輝煌偉大的史蹟昭示我們，啓發我們；用不着遲疑，也無須顧慮，爲了中華民族的再生，個人的安全幸福早就忘記了。

這一晚簡直沒有睡，四個人躺在床上反覆的滾成一團，好容易捱到天亮，大家不約而同的起了身；正當各人整理行李的時候，老者進來了，後面跟着的不是那個孩子，而是兩個強大的漢子，我們知道事情更不對了，但極力的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

「各位不是過河麼？跟着這兩位去好了。」

「先生，走吧！」

我們無奈的隨着，心中含有說不出的苦痛，總想毀了那兩個漢子，可是他們身上有沒有傢伙呢？也值得考慮的；所以總不敢下手，走了約半里路的光景，我們不耐煩了，老吳叫起

來。「不是過河麼？把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呵！」

「走吧！是這樣去的。」其中一個漢子說。

最後來到一棟大的祠堂內，看門口的招牌才知道是「柳辛莊」鎮公所；一位三十多歲的人招呼我們進了他的臥室，從談話裏知道他是本鎮的鎮長，他說：「各位是幹甚麼的人，我知道，還是對的，不過你們的行動尚欠秘密，今天被喚到這兒來，在我絕不麻煩你們的。不過那位日本指導員，確很難應付的……」最後他又很誠懇的告訴我們，當指導員審問的時候，要怎樣的回答他。

不久一位「公差打扮」的人來了，把我們喚上公廳，鎮長也隨在後面；在正面的桌子上，發現一位着軍服留鬚鬚的人，臉瘦小得最焉樣的可憐，猴三似的坐在大圓藤椅上，他上下打量了我們一下，冷笑了幾聲，是那樣子，開始盤問了。

「你們是甚麼人？到甚麼地方去。」這時，我們並不慌張亦不恐懼，一五一十的按照方才鎮長告訴的話回答，最後他點了點頭，同鎮長私語了一會，公然的說：「好，你們可以走了。」

我們這羣受了大赦的囚犯，是形容不出的愉快。爲了路上減少危險和麻煩起見，向鎮長討了四個護身符——良民證。於是又開始我們的征途了；最後在某日的上午，翻越了目的地

和老朋友又見了，這會合了
極深極重的悲哀的偉大快樂和喜慶，使我們掉
了眼淚，淚裏的傷血，醉的像酒，當晚同志們
開了一個聯歡會，並且張××訓導我們說：「

哀 絃

淪落的哀絃
在不停地震憾

調和的節拍
似琴奏着人生的真諦
與命運之源

我凝視了一回雪峯山麓，又轉望資水之
濱，和風吹拂着我的藍心，大地給我以快慰；
體育長空，看輕飄的浮雲，似帶了一段往昔的
回憶。

最難忘是三年前，雖然那時沒有燦爛的雪
峯，與繁馥的資水，但身這吹拂的風，神祕而
廣大的地，與輕飄的雲，我的腦海裏，似乎還
有着一個依稀可辨的烙印。

三年前的今日，我是寄身在××師的軍
營裏，傳說敵人的鐵蹄，已踏進了我的家園，
我知道我可愛的家，一定是被敵蹂躪不堪了；
我懷念着我的慈母，兄弟，姊妹，然而在那時
我除了想祝禱他們的幸福以外，我再也沒有其
他辦法。

一天我的朋友告訴我，他說我的家，已全
部逃出來了，難道裏不過是二十里路的樣子，

各位精神實在不錯，確實稱爲模範的革命軍人
……」啊！我們感覺得太慚愧了，怎麼配稱
得上這幾個字呢？從此在鄉裏又開始我們的工
作了。

趙 珍 珍

當時我喜了，我發狂似的跳着，我打算請假去
探一探；可是我又怕不准，因為他們不能相信
我這是一一個可靠的消息，我躊躇了，我沒有別
的方法；最後我這樣想想：我的家人，一定會
親自來看我的。

果然，我的二哥來看我了，在中午的時候
，他看見了我，猶如離家的經過，以及家人的
安然無恙，於是我請假了，繞得很，照准了
兩天，我馬上問着我的二哥走向家人的懷抱。

是在一個小的市場上，一張黑的大門，傍
邊寫着「臨時居民休息站」字樣，我立刻感覺到
這一定是目的地了，我跨進了門檻，迎面走來
的是我年幼的九妹，她對我說：「哥哥，你
來了嗎！母親在裏面等着你呢！」走進去看
到了我慈愛的母親，她比我從前離開她時候大
不同了，愁苦的面容，十足表示她是飽受了逃
亡的慘痛！她撫着我的背說：「我是如何的盼
望着你啊！我不知道在今日的人世中，還有着
我母子倆相見的時期啊！」她哭了，她不能再
說下去。

傍晚我站在田邊，她指着天上的浮雲，對

我說：「今後母子間，再沒有這等團圓的
團圓到不可知的去向。」我不好再別的話來問
她，我恐怕徒增她老的傷感，我盡量地思索，
我只想能夠得到一句很好的話來安慰她，於是
我說：「你老不要太悲觀了吧！也許風向的不
同，會要把它吹還原處。」母子的離別，不過
是暫時的，相見的機會還多着呢！她聽了我的
話，不聲不響，呈現着感慕的神氣。

第二天清晨，她又指着我說：「這裏的
大地上一片純綠的綠，在政權的大地，却顯
着無數的紅的斑點，這是甚麼原因呢？你記着
吧！你今後要爲這些而奮鬥！」血的訓誡，一
句填滿了我的心扉，我就在這個早晨與她離
別。

不久我離開了××師的軍營，來到湖南
國的山林——我的學校，我再也沒有接到她老
對我的訓示，因為她在別後的幾十天中，已經
超脫這可惡的人寰，與她的愛兒長別！現在這
昔日離別時的景象，又呈現在我的面前了，撫
今追昔，怎教我並不傷心呢？

處在偏僻的山鄉，觸目的是最憂的荒塚
，我一打開眼睛，就看見塚上飄搖的青草，我
想她的最後歸宿地，也許同這些荒塚相似，塚
上的青草，也許還飄搖得自如些吧！但不知塚
中的人，亦知道她愛兒的悲哀否？
心絃不斷的震憾着，像琴彈奏出一曲悲哀
的遺音。

心絃啊！我試問你，這樣的彈奏爲的是甚
麼呢？我請你在百忙中彈出這人生的真諦。

詩

答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

燕丘

今天，看到你贈給我的詩篇，

好像在慣遇的春天裏，

看到一些瑰異的瑤草，

用光暉的情縷織成文藻，

那流自靈府深處的字句，

是珠玉釀成的瓊漿，

滴入我的酒杯，清而且亮。

欣然誠摯地你認我作師長，

你渴望我給你明確的指引：

「從何處踏上成功之坦途，

哪里是藝術之塔最高尖頂？」

我該怎樣慚愧喲，

蹣跚的步調裏拋擲了青春，

可是，藝術的領土還是陌生，

也不會望見發金光的塔頂，

該怎樣慚愧，孤負了你的詰問！

而今，回看迢迢塵夢，

什麼我也說不出半星。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惋惜過去，徒然傷神，

望前途更興奮而健勇；

誰敢說是幻是真，

也不知那是什麼？

她朝陽一樣美麗而光明，

她頑強的向我招手，

使我忘了疲倦，舉步輕靈；

雖然是什麼也沒有，

兩袖清風，我是無實又無名。

可是，我該感謝上帝，

賜我以生命之醇醴，

中年的生命已不覺虛空，

內心是更彌緊了。

這可不要誤會，

以為我將有什麼成就，

用金字綴飾自己的姓名；

這我不能，只好在被遺忘的

靜穆裏，悄悄地過一生，

親友的攜手，和諧前進，

也許冷落地我踽踽而行；

不管留下腳印的深淺，

也不問那估價能值幾文？

只想能交還上帝一顆原來的心。

讀不完的一首詩章，

永遠誘發我之神興；

走不盡的長途，我永遠新新。

聰明的孩子你說得好：

「你躺在椅子上做深思的夢，

這也許是千金一刻的安靜。」

誠然，我並非有什麼愁悶，

海燕樣的心，也許正六翻凌雲。

這夢囈般的敘述於你何用，

也不能當做人生的參證；

我相信天才的前面

自有康莊的前程；

智慧的明眸下，

自會發現金光閃耀的

那藝術之塔的尖頂，

國父靈輝普照的天地裏，

高峻的梯子也為你安穩。

只要有心嚮往，不讓那魅惑

的柔手在路旁拉住你的衣襟，

那麼，你可輕快的上昇，

安祥的站在崇高的塔頂，

你將像「威羅斯」一樣

高擎「美」和「愛」的火炬

照耀着可憫的人生；

叫冷酷嫉怨與仇恨，

在藝術的火花下銷毀；

善良的人們將為你贊頌，

雲雀也將為你舞蹈歡鳴，

高貴的桂冠用感激的淚珠，

編織，光榮的戴在你的頭頂。

※ ※ ※

就這樣你勇敢的去吧
不要給煩惱愁絲纏住自己，
不叫蟲蟻咬壞青春的花朵，
永遠珍重你明珠樣的心，
在國父靈輝下，追隨「威羅斯」前行，
吸飲清輝於朝暉光影裏，
采珠玉於陸離繁曠的人境。
宇宙，人生，有什麼神祕？
一切幽微的節族，那情和景，
藝術女神會用無聲的言詞，
向你靈感的耳邊低語，
為你打響開睿智的鎖鑰，
說破那玄奧精巧的法門；
宇宙的生命，將在你靈尖下飛躍，
真，美，善，善的人生之典型，
將從你的指尖下握塑而成。

※ ※ ※

記住，永遠珍重你明珠樣的心，
不然，日月將不為你光輝，
桂蕊也將收斂她的清香，
再找不到「威羅斯」的蹤影，
將被棄於藝術的官牆之外，
任你流離在沙漠上，施着
累贅的身軀而沉悶，
任你的靈明腐爛在污泥中。
這些，於你還是多餘費話，

一蕊珠玑決不會變做荆榛。

※ ※ ※

不過，也不要只愛現實的生命與青春，
以為「人生過了二十五歲，
便像枯了的鮮花只好委於塵土，
這太孩子氣的話，這太凡庸，
誰不會有燦爛的青春那優曇一瞬，
誰肯任生命隨青春墮墜？
花英謝了，果實的生命更雄渾，
朱顏隨青春衰褪了，
更美更芳香的花枝，
開遍心頭，綴飾你的生命，

※ ※ ※

你愛美，你要快樂吧，
這好，這可享用不盡，
任你拿智慧の剪子，
用雲彩裁製衣裳，
美的提篋你用青蘿織成，
瑩潔的珠玉編作冠珮玲瓏；
華貴的宮室，也不用鑲牙，
這不好，這狹小的樊籠。
宇宙，這遼廓的藝術之宮，
人生，這部豐富的詩篇，
任你息游采掇，任你歌詠，
精神的病院裏或荒墟叢莽中，
也儘有可憐的生命待你醫治，
或用潔潔的淚泉洗滌，溫潤！

※ ※ ※

讀陸放翁詩

彭舜華

你，革命的鬥士，
你，清狂的詩人。
你的歌唱，
是多麼有力的吶喊！
你加強了我堅決的意志，
你鼓舞了我愛國的熱情。
讀着你沉痛的詩句：
止不住我感懷家國，
止不住我熱淚飄零。

祖國的山河
殘缺破碎，
祖國的原野，
敵騎縱橫，
誰來挽救祖國的危亡呢？
千年了！

我想念着你

——熱情愛國的詩人！

我聽不見

清脆脆地

——村女叫賣秋茶

我也從未看見

枯桑樹下

——繫有釣槎；

這茫茫的原野

那兒是放翁的家呢？
唉，太遠了！
我無緣識得你
田園生活的遺蹟！

花上草上：灑遍淚痕，
孤村野店：痛哭招魂，
人們的臉上

掛着深憂隱恨；
他們的心裏响，
也深深地交織着
一片淚痕與血痕。

雖然，
春陽早綠過了江南岸
但是，

那玲瓏的東南風呀，
尚未叩開他們
緊閉着的心門！

我並不責備：

他們心靈上的不愉快，

我却痛悼着：

人們意志的消沉；

我只聽見：

那可鄙的訴苦與沉吟，

我未看見：

誰能慷慨，振奮！

詩人喇！

你不要傷心！

我不能再忍受了

我要驅車長征！

我的心裏

猛烈的燃燒着

復仇的雄火

國家仇恨

一天天的加深。

讓我來完成

你千年不泯的遺志

但，有誰喇，

有誰又來繼續我的熱血奔騰？

不顧人們的一切訕笑，

我要任那滾滾奔騰的熱血呀，

領導着我毅然前進！

有熱淚儘向心頭澆灑

那鮮紅的熱血喇

要流在戰坪！

如果

上帝佑我

能够凱旋回程：

那麼一束鮮花

一盅美酒

讓我來痛快的祭奠你！

我要告訴你說：

「我已收復了山河，
我已消滅了敵人。」

初夏見聞雜詠十首

登姿

一畝新秧半畝萍，碧如宮錦細如鱗，
天心同樣施霖雨，何故秋來穀有成？
一鳥孤飛飛遠天，江干修竹綠無邊，
鄉村正是棲遲處，何必高門覓管絃！
疑是仙葩草上開，驚看彩蝶撲人懷，
嚶來到處多香色，何故淒涼立露苔？
往事紛紜幻夢多，苦吟低唱會消磨，
毒蚊偏嗜詩人血，偷吮心潮一斗多。
滿江綠醕任浮沉，一縷垂楊萬里情，
烽火漫天何處岸，枉拋心力作詩人！
雪峯山下插新秧，朝夕辛勤耕種忙，
留得滿腔孤憤淚，又隨資水弔端陽。
未曾謀面請題詩，萍水因緣聚一時，
皎皎雪峯山下望，如眉新月照離思。
泉水出山豈甘濁，隨風飛絮忍離枝，
蒼涼世事若休閒，笑指荷花菡萏時。
平生恨筆不如鎗，未得馳驅上戰場，
忍看生靈沉水火，頭顱血肉飽豺狼。
一枝幽峭澗邊生，江水潺湲敘別情。
村女不嫌顏色淡，摘來笑插破衣襟。

對中國國民黨的認識

陳國荃

政黨就是集合多數在政治上，抱着同一信仰，同一目的而同一行動的人的組織。這是一般的定義。如果一個政黨針對着時代的要求，抱着改革的企望，而最初即以革命的姿態出現，那末應該說：「黨是革命的先鋒隊」。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她是中國歷史由中古到近代的過程中唯一的一的革命動力；她有五十年革命的光榮史，有最完善的革命理論——三民主義；有最多數的革命羣衆，有最偉大的革命領袖。目前，她又領導着全國民衆與敵寇作生死的鬥爭，凡我黨員、團員、青年學生……對這革命的組織，該有清晰的認識吧，我想！

一、替中國國民黨下一個完整的定義

「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謂確知其為何事物之性質」

質——是一個政黨，革命的政黨。

信——國父主倡的三民主義。

組織——民主集中制。

份子——全國各階層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並施訓練，造成強固的團結。

努力方針——以革命方法取得政權。

中國國民黨

革命目的——一、完成中國獨立民族平等。(民族主義的)

二、改造中國政治，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民權主義的)

三、改造中國社會，圖人民一切生活需要之均等滿足，文化之世界的發展。(民生主義的)

革命程序——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進行。

革命手段——喚起全國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一切帝國主義者。

二、中國國民黨與其他黨的比較

我國當時除了真正領導全民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以外，還有中國

謂也(國父)。什麼是中國國民黨呢？

「中國國民黨，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在民主的集權制之嚴格組織訓練之下，集合全國各階層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國父所定的三程序(軍政、訓政、憲政)，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圖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並為達此目的，喚起全國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類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而消滅其勢力之革命政黨」。試將上述定義，作一表解：

比較。

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國家社會黨，試把這些黨與中國國民黨作一比較。

(一)中國青年黨是一部份崇拜德意精神的組織，他奉行的是國家

主義，只看到國家民族問題的一部，只知道要求國家富強，不重視其他，在理論上非常簡單而貧乏，辦法更不足道。除少數的幼稚青年以外，沒有什麼羣衆。

(二)中國國家社會黨是一部落伍的學者與失意官僚份子的組合，他崇奉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其主張至多也不過是民生主義的一個階段，理論貧乏也很顯然，此黨羣衆，屈指可數。

(三)中國共產黨，他奉行的馬克共產主義，生吞活剝地將共產主義搬到中國，削足適履，不管中國社會狀況如何，機械的拿階級鬥爭來亂用，結果反害了國家民族，是一個「先穿起大毛皮衣再希望翻四北風」(國父)的無聊政黨；他的份子不是什麼無產階級，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落伍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其理想也可由民生主義包括，至於羣衆，也有限得很。

此外，年來在香港的一部份無聊文化人，高唱什麼「民主大同盟」，搖旗吶喊，像煞有介事。其政治主張充其量亦不敵民權主義的完善，而會幾何時，香港淪陷，此種空氣亦冰消瓦解了。

上述諸黨，抗戰後皆紛紛宣言放棄其主張，服膺三民主義，由此可見諸黨的理論的偏狹與手段之不適，反觀中國國民黨奉行的三民主義，不僅能同時注重民族民主民生三問題的解決，而且實施方法，又深合中國社會狀況，所以我們說，中國國民黨是領導中國革命並完成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唯一的政黨。

三、中國國民黨是抗戰的主力

我們且不論過去中國革命時期國民黨的功績怎樣，試以抗倭戰爭而論。假如國民黨不抗日，在各黨中的任何一黨，或全國團結為一的各黨各派大聯合，也不能抗日。原因是他們有什麼力量去抗日？不要說他們中有的黨底武力極少，而且有也非接受國民黨的決議來改編領餉便不能生存。任憑他們高調民衆的力量，但真正他們有什麼民衆？幾乎全部是些光棍黨。他還要靠國民黨允許它們從民衆運動，總能有民衆，甚至

總能有些黨員。中國國民黨呢？沒有其他一切黨，他準可以單獨抗日，只有他能發動全國底兵力財力乃至一切的人力物力，而與暴日抗戰，這就是日本痛恨國民黨，處處想打擊他，在河北問題解決時要他退出河北的原因所在。

四、中國國民黨是建國的中心力量

中國的建國運動，在日本人眼中看去，是認爲其大陸政策，是絕不相容的，所以自「濟南慘案」以來，日本每次向我提出之無理要求，取締或取消國民黨組織者，案牘盈尺。這爲什麼？因爲中國國民黨是建國運動的中心力量。

他們欲使中國亡國，必先使中華民族的變魂——中國國民黨亡黨。在「一二八」時，上海抗日的報章很多，爲什麼單以國民黨的黨報民國日報停版相要脅呢？後來他們要便華北特殊化，又爲什麼要便華北黨部先撤退呢？又西安事變時，因舉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領袖及中央一致擁戴，對於三民主義及國策一致信仰，對於統一一致聲討，所以使禍變不旋踵而即救平。但是，日本的輿論界(如中央公論等)，卻很張皇的呼號：「不得了，中國國民黨已使中國社會成爲有組織的近代化的國家了。它的領袖，主義，組織力，已經深入全國的人心了！」日寇在北平逼着市民遊行，並由浪人導呼三句口號：「打倒三民主義！打倒中國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我們要注重他們的目標，第一句是我們民族的中心思想，第二句是中心組織，第三句是最高領導者，敵寇的戰略，以爲如能使我國民衆對這三種力量失去信仰，便可垂手而得中國。

但，敵人的狠毒，決不能阻遏我國建國的進程，他們的毒藥，只是促成我們鋼鐵的意志，他們的殺戮，只是加強我們反抗的決心；他們的侮辱、分化、誘惑，只是促進我們大統一的完成。當前的問題，並不在敵人摧殘得如何兇暴，而是我們如何鞏固並擴大這中心力量，這是抗戰過程中不容忽視的根本問題。

五、怎樣健全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有缺點，須謀健全，這姑無可諱言的。但一般我視的人，看見國民黨的某些缺點，便輕視他甚至隔離他，這是缺點的。老實說，只要能够改革缺點，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們先將國民黨的缺點加以研究，然後對症下藥。根據年來國民黨自我檢討的結果，主要缺點業已揭出，最著者如謝清先生在「本黨底危機與改進的意見」一書中說國民黨危機有十個，即：（一）黨離黨員，黨員離黨；（二）黨離民衆，民衆離黨；（三）上層有黨，下層無黨；（四）都市有黨，鄉村無黨；（五）爲私有黨，爲公無黨；（六）空談有黨，實行無黨；（七）黨外有黨，黨內無黨；（八）黨底頭大，黨底脚小；（九）黨底名存，黨底實亡。他對這十個危機的解釋，都有事實作根據，所以是一種正確的意見，葉青先生把這十個危機歸納起來，並推求其所以發生之原因：（

青年之路

我們在中學校裏，朝夕接觸的純是一些青年伙伴，說起來你是青年，他是青年，而我還是青年，我們常常都說青年青年！究竟青年的定義如何，現在我們來談一談。

青年的定義，就生理方面說：人類一生約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簡時期，自出胎至十五六歲止，叫做幼年時期（或少年時期），第二簡時期，自十七八歲至四十歲止，叫做青年時期，第三簡時期，自四十歲至死亡止，叫做老年時期，在這裏可以曉得青年是整個人生的一部份，並且是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再就心理方面說：幼年（或少年）是富於本能和感性的，青年是由本能和感性進到悟性的，老年是悟性進到理性的，在這裏又可以曉得青年一是由本能和感性進到悟性，一是準備迎接將來的理性，青年在

（一）組織散漫；（二）黨員腐化；（三）工作鬆懈；（四）派別分歧。怎樣健全國民黨：就是要消滅這十個危機與四種現象！具體的辦法，可以參考獨立出版社的「健黨與建國」、「民族政黨論」、「本黨底危機與改進底意見」，時代思潮社出版的「怎樣健全國民黨」等書，此處不能評述。

六、結論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既知只有三民主義纔是偉大正確的主義，只有中國國民黨纔是代表全民族爲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我們希望感覺最靈敏、具有救國熱誠的全國優秀青年學生，都能真正奉行三民主義，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受團和黨的政治、軍事、服務技術的訓練，將來到社會各方面去服務，而表現出非常活躍和生動的姿態。

寫於歐陽高沙

文質彬

整個的過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青年既不像幼年那樣的幼稚，又不是老年的那樣衰老，應該是血氣方剛、年富力強的，所以青年之謂爲青年者，他有強壯之體魄，靈潔的心靈，活潑的頭腦，熱烈的情感，遠大的理想，求知的精神，我們姑無論青年是如何的美好，如何的重要，請先看團長在告全國青年書中云：

「青年爲革命的先鋒隊，爲國家之新生命，舉凡社會之進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賴於青年之策勵，以爲其主力。」

「對吾富有革命精神繼續革命事業之青年愛之有如至寶。」

「中正實視吾青年，即爲余之生命。」

「中國將來之命運，實繫於一般青年之身。」

其次德人 W. Mucke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了時，雖是戰敗國，他敢說：「誰是青年，誰有將來。」由此可見青年無論是在社會、國、民族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青年有他的好處，也有他的缺點，就是青年心理是自我擴張的，感情容易衝動，缺乏理智的素養，往往一念之差，失足千古，青年時期的難以把握，又是何等的可怕呢！

我們常常和青年朋友談起人生觀的問題，彼常常發出疑問，人生有什麼意義呢？我的生命，我的能力，究竟用到什麼地方好呢？我們一生一世到底應該做些什麼呢？青年人的意識究竟是在一天天的進步，青年人究竟是求的，不然的話，他絕不會發出這樣有作爲的疑問來，吾人深深的感覺青年時期把握不易，選擇人生觀的難，會殫精竭慮，針對着事實去尋求，發掘了正確的人生觀之外，但阻力尙多，然而只要吾人把握真理，辨別是非，不難排除萬難，獲得真諦。

根據經驗，青年前途擺着「四條義路，四重關」。

(一) 四條義路

第一條消極義路——青年人往往因自我擴張，受到社會制約，而苦惱，頹喪，走入消極之途，譬如遇到環境的不滿，事業進行的不順利，消極下來，感覺百事沒泊無味，產生規避的行爲，如忌避賢能，懼避長者，厭避奸滑，仇避敵手，羞避異性，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第二條盲目義路——青年人往往有麻木不仁者，不去尋求真理，不去尋找人生的真諦，一味盲目的亂衝，即如信仰吧！他明知民族須獨立，民權須普遍，民生須發達，而對於三民主義之偉大，一點不明瞭，以致共產主義也好，法西斯主義也好，不辨性質，任意接納，結果如盲人騎瞎馬，夜半入深潭，不能自拔，身敗名裂，不惟斷送前途，抑且爲害國家民族。

第三條超觀義路——青年人在往有超越的想頭，認爲人生生活是自然的，世間一切都無足道，無所謂，自鳴清高，毫無國族觀念，尤其談

不到事業心理，結果影響民族意識之消沉，外人譏笑中國人如一般散沙，漫無組織，連觀者應負相當責任。

第四條豪俠義路——青年人往往因血氣之勇，認爲人生應該是有「作爲」的，逞一時之血氣來表現一些行爲，如古時的荆軻假樊於期的頭刺秦王，又如八國聯軍戰禍起於殺外國教士，燒教堂，結果任俠好意，慷慨之風雖可貴，然而貽禍國家至鉅且大。

(二) 四重關

第一貧賤關——孟子云：「貧賤不能移」，青年人往往因一時貧窮而屈其心志，不知刻苦奮發，以致頹志灰心，乃至墮落。

第二富貴關——孟子云：「富貴不能淫」，青年人往往因家境優裕，驕生慣養，自命爲優越人，苟且偷安，不求進取，以致驕侈淫佚，自害害人。

第三威武關——孟子云：「威武不能屈」，青年人往往志節不堅，偶遇威脅，不顧名節，馬上屈服，以致毀敗貞操，乃至玷辱民族精神，宋朝亡時，鄭所南著心史，藏於鐵匣，繩之深井，誓埋始出現，又如明亡時，王船山黃黎洲等，舉義不成，隱而著書，如黃之明夷待訪錄，當時謠傳，亦數百年始顯，國亡而著書，留得復興種子，最近中委吳開先在滬被敵俘，始終不屈，卒能削髮爲僧，此皆威武不能屈之好例子。

第四美人關——青年人往往因生理發育，對於性的問題不能把握，不知謀心身的發育健全，尋求真善美的人生，每因一時衝動，損害兩性，俗云：「英雄難過美人關」，這裏所說的英雄不限於男子，相反的美人並不限於女子，美人關也不限於男子和女子的關係，因此青年男女要同樣的把握此關，除在行動上要把握之外，在心理上還要澈底的把握。

四條義路、四重關既如上述，然則青年的正路是什麼呢？

我們青年要求的人生觀就是革命的人生觀，總理告訴我們，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進化可分三箇時期，一物質進化時期，二物種進化

時期，三人類進化時期，每一箇進化時期都是由革命的力量而成，達爾文學說以物種來由說明人類進化，亦即是這個道理，縱的講就是繼承先人生活再傳之於後代，橫的講人類無論如何不能離羣，人與人之間是互助，由互助進入大同之道，團長的革命人生觀，有兩句話可以說明，就是：「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人生觀既已確定，我們要走的正路，就是三民主義之路；

遇險記要

故鄉自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沉淪以來，倏經四載，雖在外工作，以高堂年邁，兒女稚弱，纍纍十有二口，無力挾纜以行，間一回家，莫不幾膏虎口，瀕於危殆，思之毛骨悚然，不寒而慄，茲將遇險、歷險、而印象最深者記之，用資警惕，永矢勿忘。

敵寇趨陷，余因房屋適當軍路側，避難在縣屬之荒冲山洞中，有盧光輝者，倡立遊擊隊，以徒手起事，冒白刃，入槍林，屢創敵敵，未及三月，已有戰士八十餘名，步槍四十餘枝，機關槍四座，快機四條，鄧里賴以苟安，於民國二十八年元旦日，邀請地方紳耆與有志之士在荒冲山洞中聚餐，余因避難在此，亦得參與末座，正講演激敵致果壯烈犧牲之際，忽聽聲隆隆，破空而來，山谷震盪，彈如雨下，變出倉卒，計阻破裂，不知所指，或立如木雞，或伏身廁所，或躲入山林，而該隊之士兵，習於作戰，一聞警音，即擲取槍械，裝入子彈，散伏窪處，以待擊敵，而敵人爲地勢所阻，未進山洞，是晚宿營宇離嘴，即余里也，余機警自負，即由山洞中翻起蛇行，攀援岩壁，抵宅後山，遙見鄰里濃烟數起，冲入雲霄，火光燎原，敵人焚燒之氣微正兇，余宅微烟緩緩而出，內聲鏗然，似寺中擊磬，不絕者約一小時之久，卒以暮色蒼茫，敵人警戒益嚴，祇得仍返山洞，翌日，寇退，余嶄新之西式牆壁上，忽增加許多架步槍及機關槍之洞口，儼然碉堡矣，昨日之聞似警聲者，乃敵

它的出發點是民生，以互助的方法，大公無私，替人羣服務，以世界大同爲終極目的，而不是那些對人類不負責的人生觀，青年朋友們，我們要把握着寶貴的青春，別開義路，打破四關，確定革命的人生觀，走入三民主義的正大光明大道，在團長領導之下，大踏步的前進，繼往開來，達到真善美的人生、大同世界。

盧政清

人穿整牆壁之所發也，數之，得孔三十有三，大者三枚，寬闊如門，小者三十，大概圓形，直徑一二尺不等，門片窗戶，橫板什物，一無所存，僅積四壁而已，憶余積十年之經營，於二十六年一月始構成堂，今日親見賊之盤據毀頽，侮我宗祧，辱我門楣，令人裂背髮指，何時得食其肉而較其皮乎。

岳陽淪陷，岳郡聯立簡易鄉村師範學校遷移平江辦理，余就聯師之聘，暑假備過敵哨，回家省親，忽於八月三十一日黎明時，傳有敵人清鄉，初以爲謠言也，甫早餐，途中人聲鼎沸，呼爺喚子，扶老攜幼，牽牛趕豬，驚惶達於室內，飛步出門，遙見敵人之先頭部隊，離會間僅三四百公尺矣，返室呼共逃難，而堂上雙親，以年邁力衰，步履維艱，不肯同行，命余率領妻子速逃，未及二百公尺，敵人已到屋後，有劉松榮者，院宇深邃，地僻山徑，入其家避之，躲入夾房，用大櫃遮閉門口，不旋踵，敵人之皮鞋聲鑿鑿而至，打門片聲，打什物聲，以及指揮刀之響聲，紛至沓來，始知已在敵人包圍之中，身陷絕境矣，敵愈行愈近，忽聽門之大櫃，響聲如雷，櫃門落地，奪財物之音，雖極細微，亦可靜聽，四周牆壁高聳，無隙可逃，情勢之急，身心震攝，堂中敵人卸裝宿營之音浪，又送入耳鼓，余之驚悸，亦更甚矣，同避難者十三人，余家九口，內有五歲者，三歲者，不知畏懼，反牙牙學語，幾月者，更時

常索乳啼哭，李福生，雙十少婦也，盧梅貞，二八幼女也，胡富貞，亦是雙十少婦，攜帶一歲小兒，更喜喊鬧，而與敵人僅一門之隔，倘聞聲尋覓，禍豈可言，當此之時，惟有將小兒分抱懷中，撫摩得至，牆外槍砲，響聲頻繁，殺豬殺人之聲，又紛紛送入室內，而被害者之家屬，悲慘呼號，聲徹九霄，耳不忍聞，周旋斗室，束手無策，危殆之情，千鈞一髮，迄下午五時許，兒等索水索食，更甚於前，大有圖窮七現之勢，忽探得屋後某家未駐敵軍，且係偽村長家，——我地為偽村長者，須先經縣政府之許可，發給特務證件，每三四日將敵人之動態報告政府，故為偽村長者，有保衛地方之責任，否則即受政府之嚴厲制裁，——即洞穿牆壁，相率伏身而過，避入樓上，翌晨，敵軍退去，村中狼籍不堪，腥膻之氣，令人作嘔，白髮老父，頭被擊破，流血滿面，老母手臂，亦負傷青腫，均由他村陸續回家，是役也，被焚燬之村莊十有二所，曰新壓阪，新壓嶺，上石橋，大屋沖，斑竹坡，老屋盧家，亭蘆嘴，舒家沖，四屋崗家，何參屋，大屋崗家，橫舖，大抵室無餘物，戶無餘棧，一片焦土，慘孰甚焉，抑尤有令人筆不忍書者，敵人肆其獸行，任意殘暴，被害者三十餘人，均遭慘刑而死，盧玉清胸腹被刺三十餘洞而死，劉秀貞罵敵不辱，被刺刀插入眼中，割去唇舌，投諸塘中，水為之赤，盧李氏，年六十餘歲，七人輪焉而死，劉盼三，八十三歲之老漢，敵以鋤擊其頭，腦髓四濺而死，盧鳳舞肢體被刺四十餘處，而不及胸腹，嗚呼哀號而死，盧敦氏年七十，以被架裹之投諸火中，被焚而死，李得堂用開水灌其口而死。……死之法不一，情皆慘烈，血肉模糊，目不忍觀，極古今中外之慘刑，余之得脫者幸矣。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東方未明，機聲振耳，開戶視之，仰見機中點點火光，飄行天際，隱現於晨星之中，亦奇景也，俄而槍聲四起，大砲聲亦疊疊不絕，暗想今日之凶兆已見，當如何脫險之是謀，未幾，朝霞映照敵人刺刀之光耀，晶瑩奪目，相距僅八九百公尺矣，遂率領家中老弱，走避老栗山塘，喘息未定，敵人又跟蹤至矣，即急逃入前山，不幸為敵人發現目標，開機關槍掃射，響聲未已，前面一人，已飲彈而

亡，余伏身叢林雜樹之中，樹上枝柯被彈丸打擊搖曳不定，脚下土泥四濺，默念今日定斃於敵手，國仇未復，不死於戰場，而死於山林，死無代價，所謂輕於鴻毛者也，悔不應輕易回家，致落陷穽，仰見敵人經過山嶺，距余藏身之處，僅兩丈左右，對山敵四五十人向左前方施放輕機關槍，一切動作，無不絲毫畢露，幸未搜山，余竟脫險，得慶餘生，敵人去後，數日不思飲食，遍身孱弱，影響於身體神經，可知遇險之苦况矣，童子往山中尋覓子彈殼，兩座機槍處，計得九十餘顆，想當時彈丸之密，何異雨點。

余於二十九年暑假，學校率軍管區命令派余率領學生三十一人往臨湘前線，擔任湖南省學生暑期兵役宣傳工作，由臨返校，經過敵人公路，聞敵人於正午酷暑中無遊動哨，遂將學生分作八隊，減少目標，疏散而過，約行四里抵山港謝家，距國軍最前線之尖山陣地尚有六里許之處稍憩，甫近驛桌，忽聞有高聲呼曰：寇至矣，余師生等即各拾取行李，向尖山方向奔逃，負販者二三十人，及該地民衆，共計不下百人，驚惶亂竄，遍野皆是，敵軍用鋼砲亂擊，射程頗遠，均由頭頂落入尖山陣地，忽一砲彈掠余身而過，落入左側山中，砲彈爆炸，銅片四飛，烟火冲天，險遭不測，即知敵人目標之所在矣，遂翻身入港，匍伏而逃，大批行李貨物，拋棄殆盡，狼籍道路，不堪入目，余因雇工逃散，兩包均重二十餘斤，躬自背負，約十二三里，經過尖山我軍之陣地，抵漆家灣，漸聞砲聲疏遠，坐於草地，略事休息，俄而夕陽欲墜，余等繼續前進，而兩腿僵直麻木，不能成步，方知前此之奔跑過度，疲憊不堪。

遂口張家離桃林約二里，其前山敵設有哨棚，邏卒數人，往來其間，輒入騷擾，習以為常，我軍某部得悉後，即於夜間月開之時，偷過敵人洞下魚潭兩哨，至遂口張家，是日上午，敵肆擾如故，我軍乘其不備，即急擊之，殲敵二名，得輕機槍一座，三八式步槍一枝，餘皆逃竄，未及二時，敵軍狼奔豕突，蜂湧而來，我軍已定，遂遷怒於附近居民，焚燒村莊有九，殺戮民衆甚多，尤可慘者，捕捉遂口張家居民一百二十餘口，悉用機槍掃於草原，龍鍾老人，黃口孺子，同構慘禍，此三十年夏曆正月十六日事也，余亦因此離開陷區，雖先父病篤，亦莫能顧，五

月七日回家探親，至距家僅三十餘里之八百市，聞經過敵人公路者，被殺害，祇得仍返學校，暑期，余就湖南省教育廳第五國民教育師資訓練班之聘，未曾還家，嗣聞先父大病，經年未愈，於八月二十一日過返故鄉，再至八百市，遇吳德華兄，言敵軍以汝暑假回家，兩次在亭蔭捉汝及汝子嶽雲，今聯中聯師兩校學生被捕者已十餘人，君萬不可回家，歸即被擄矣，聞之，口噤心悸，默念事已至此，無可如何，與其回家遇難，非獨不能以慰親心，且更以傷老人之心也，遂得又返學校，十月下旬，接家報，知父病故，並言已草率安葬，公路危險，切不可奔喪，想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歛不憑其棺，葬不憑其穴，行負天理，愧立人寰，誰為之也，日本帝國主義也，寒假後，以老母念子心切，故冒險難回家，經過敵哨，至敵人據點之四門均附近，方知誤入迷津，頗難辨鄉丁汪某之力，始得脫險，在家兼旬，日隱藏於夾室，未出戶一步，雖鄰里左右，亦不知余之歸也，廢曆正月初一日早餐時，敵人分三路清鄉，余戒於二十八年之被囚，逃入港頭屋山中，初二初三初四又連日前來侵擾，余皆逃走，初五日尚慶平安，初六日即率領二子嶽雲、湘雲及附近學生十餘人離開家園，途中聞敵人在東湖廟大玩龍燈，候至夕陽旁山，賊寇師巢，方請得偽村長汪某為導過哨，抵木魚山，該地居民謂敵竟日在此為虐，現猶伏於對面山中，即入其家避之，羞村長前往探路，須臾回曰，路上已有人走動，吾儕可以行矣，即分成多組，遙遙聯絡而過，汪村長與余及小子湘雲前行，忽覺後同伴驚惶四散，亂竄而逃，拾首前山，見敵軍二人立起，槍已瞄準，又二人負槍下山，恰可截斷余之前進，村長即曰，莫跑，態度從容，或可脫險，跑則中彈矣，斯時余已化裝為商人，凡屬可以引起敵人疑竇之物件，一律拋棄，尋思臨難勿懼，見危授命，此其時矣，精神為之一振，敵人與余等會合適在屋側轉灣之處，大樹數株，枝極陰蔽，又值黃昏視物朦朧之際，當推村長向前與其交涉，遂乘隙而逃，約行半里，又昏迷失路，陷田野中，四處敵人呼號，驚心動魄，伏臥地下，徐圖出路，俄見黑影一雙，冉冉而來，注目視之，喜其未捕槍械，再視之，則為村長及小兒也，村長驚曰，汝何尚在險地，余即以迷津之故，彼曰，快走，快走，快走，余又告以尚有物件失在某處，彼又曰，快走，快走，快走，余竟得村長之力，重親青天，兒等亦均無恙，誠不幸中之大幸也，今暑假將屆，行亦有期，而庭園淪落，有家歸未得，老母妻兒，均陷陷彘，仰首長空，能不悲哉。

編後

當這一期刊件編完之後，我們應當還來說幾句話。本刊創辦，到現在已經一年有餘，我們創辦本刊的意義和一年來所獲得的結果，在發刊詞和本刊一週年來的檢討兩文中說得非常清楚，這裏用不着重述。

承讀者諸君的雅意，對本刊時時與獎飾和建議，本刊同人，極不自安。茲揭舉數事，以為諸君告：

1. 本刊經費，極形支絀，以中央津貼與印刷紙張郵運諸費相近，每月虧累之數，達數百餘元，故投稿諸君，無論自稿外稿，均係義務。

2. 本刊性質，係採綜合，與其他專門性質刊物不同，每期所選稿件，尤別之可分二類：一為論著，一為文藝。論著多由本刊委員執筆，而各有專門性質，文藝多由本校同學投稿，而每多新舊雜參。讀者諸君，或因此病，此亦辦理學校刊物無可奈何之舉也。

3. 本刊文藝稿件的來源，已如前述，投稿諸同學，皆係學習時期，故選稿水準，不能如普通文藝刊物水準之高，求其思想純正，文字清順，內容不至頂差，即為合格，好在本刊原意，亦在激發其上進之心與提高寫作之興趣而已。

4. 本刊版式，自知亦欠藝術，惟非常時期，交通阻塞，而本刊印刷地點，又遠隔一百八十里外之邵陽，一切事務，係託中央日報工務處諸同人負責，而工務處諸同人工作又忙，事實上實難兼顧，惟於此際，今後必當勉加改進。

其他如木刻、插畫、繪圖等項，本刊刻正力謀克服事實上之困難，以圖添補。

總之，本刊同人對本刊之初衷，始終如一，望讀者諸君，隨時隨地予以愛護，予以幫助。

此外，尚有數事，須向讀者諸君建議者：

1. 來稿請用毛筆繕寫清楚。
2. 請勿橫寫，或單紙兩面寫。
3. 請空格標點。
4. 請用原稿紙寫。
5. 請註明真實通訊處。

漫談交友

浴沂

魯濱遜漂遊荒島，他帶着一隻狗和一隻貓做他的朋友；秦檜為奸賣國，他擁有王倫、孫近做他的助手；這都可以知道，無論怎樣的人，處於何種環境之下，都要靠朋友的助力，以達到他事業的慾望。

人的天性是愛合羣的，自然造人，並不會給予人類一種特殊的天能，以完成『萬物之靈』的人；可是，他給予人類一個寶庫——『合羣』——你拿着微笑、闊大、快樂之鑰，去開闢這『創造之門』，你的人生能得到無上的幫助，人類的進步也是由於這樣的。

你的成功是全靠着人類的。無論是商業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社會生活方面，或純粹的科學方面，都是這樣的。農人的收穫，是藉着他人所造好的農具，他的權利也要等着他人向他購買才能實現。天文家倘若想在這星羅棋佈的穹蒼裏面，找出各種星球，也是要參考前人研究成績和利用着他人所造出的各種天文儀器。說到這裏，我們更加覺得『合羣』的重要了。

在廣義上說是『合羣』，在狹義上說就是『交友』，由朋友而羣，以組成社會、國家，以及全體的人類，羣的基礎建立在朋友的身上，羣隨着朋友的組合而鞏固，而進步——以達到人類最高的理想目的。

我們瞻仰過去的國家存亡之跡；我們廣視現在民族復興之功，那一次不是因為任用『朋』『黨』之優劣，而決斷民族國家的前途，是存，是亡，是復興，是墮落。——歐陽文忠集上說：『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疇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疇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我們再看日本的明治維新，能將國家辦理得

有聲有色，並不是明治天皇，隻手雙拳，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够做得到的，當時助理政事的德川慶喜、伊藤博文……等都是當時吉田下野後用他學生的心血所訓練出來的，明治天皇用了他們這一批親若兄弟的『朋友』，日本才有今天，說到這裏，我們便知道『交友』的重要了——是不遜於『合羣』的。

天下正不知有多少人，私自在嘆息：『唉！我真想多交幾個知心的朋友；在煩惱的時候，可以得到安慰；工作的時候，可以得到鼓勵；——真奇怪！為什麼任何人都不同意接近我呢？難道我身上有不堪的惡臭？難道我有惹人不得的態度嗎？我真希望我前像一塊磁石，吸引到金石般的朋友！』啊！親愛的朋友們！或許你也有這樣的感覺吧？

……人生中最美的，不在賺錢，卻在把我們內在的最高力量，最美的天性，充分發揮出來。這樣，我們就成為有吸引力與受人歡迎的人了……這是美人 O.S. Marton 的鑽石銘言。

真的，人沒有朋友，都會感到生活的枯澀，工作的無聊，這也許是自然給予不善交友者的責罰。在小學教育裏，有這樣一個處罰小孩子的法寶——精神封鎖——比肉體上的責罰，要靈驗得多，一個小孩子，任他怎樣跳皮、逞強，不畏強暴，只要叫他同班的小朋友，大家聯合起來，一齊不理他，不和他說話，不和他玩，這樣繼續下去，不到幾天，就自然會甘拜下風的，他就一定要想辦法，重新加入集團。因為小孩子是天真的，最可以代表人的本來性格，成人雖然戴上一層假面具，內心實情與外表常不一致，但對『朋友』也是同樣迫切的需要。

『交友之道無他，求其和而巳矣！』我敢是這樣的說一句。不管你一生中的環境如何不順利，生活如何的硬化，但是——你仍舊可以在你的容止之間，顯示出你和藹愉快的精神，而使人不知不覺之間，會來接

近你。當你在遇見一個初交的朋友，和他第一次談話，你就帶有一副蕩人心靈的笑容，活潑文雅的談吐，吸引對方對你發生快慰的心理；你第一個「美好」的彈丸，就打中他的心窩，無形中；他首先便對你有一個「美好」的印象，他會崇拜你，羨慕你——第一次刻入的印象，是最不容易使人磨滅的。

人是最願意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尤其希望時常有很多人能叫出他的名字；人人所愛好之處，你就要乘隙而入，掠取他愛好你的心靈；所以你在第一次與人交談的時候，首先就要問他：「貴姓！大名！」他一定會很高興的告訴你，以後你便要牢牢的記着；第二次再見他的面，你就要能很順口的喚出來，他心裏一定暢然的。

當你與人交了知己的朋友以後，為着要保持你的友誼，並且要增進你的友誼，必須具備下面幾個金石般的條件：

第一你得要「寬宏大量」，舉世都喜歡胸襟寬大的人，心胸狹隘吝嗇的人，往往會連原有的朋友也會失掉的，失掉一個忠實的朋友，比失掉一塊碧玉還要可惜。

第二你得常常說着別人的好處，別人的弱點，你只能放在自己心裏，甚至放也不能放，因為秘密是不能久藏的，你只要一不小心，被朋友發覺了，往往會有傷感情的。想方法去勸勉他，這樣的友誼，才能安穩起來。萬一你要批評人，也就要公道、仁慈，而在時間上又要注意的。

第三你得以禮待人；並且要以優良的人格馴化人。R.W. Emerson 在他的行為論上說：「好禮貌的基礎，就是自矜持。凡人們相遇之時，無論是否第一次，就彼此互相度量，人們是各憑着自己底人格來使人悅服的，並不是憑着議論使人悅服的。」既然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注意了。

第四你得要「心地謙虛」，願受人批評，願領人指導，不要只以為「惟我獨尊」，更不要感覺太強，這樣的病，大抵從自私心而來的。「惟我獨尊」的人，大概都是從自私心去估計一切事物的，你要把他人做

利益的中心點，要忘卻完全為自己這一種觀念，要堅持地去培養為他人的真實興味，要有一個誠懇的博愛心。因為「我們看」一個「個性強」的人，總交不到好朋友的。

第五你得要機警，因為欠乏機警，就是自私心的證明，不關心他人的證明，驕傲自大的證明。欠缺機警的人，只要他人認識他底才能、尊榮、名譽。但是他又全不理會他人的才能、尊榮和名譽。

假定有一個無端的人，跑到你的桌前，把你桌上的用物，隨便的拾起來玩弄一番，你當然不能不喜歡這樣親切的人。此外，向你說話，朝你面上噴出他口臭惡劣氣味的人。瑣瑣碎碎詢告空事的人。專愛開玩笑的人。破壞你工作的人。你大抵是不喜歡接近這樣的人吧！他們是不容易獲得你底注意與好感的。倘若你是機警，這裏所舉的事，你就不會觸犯到。你的「為人」「交友」上也能得到幫助不小。

第六你得要「互助」。交友的原始目的，就是為求得互相間的幫助。凡是用到我們來尋找我們，而在替他盡過力之後，就不理我們的人，我們當然不會把他當作朋友看待。但是你不要把四週的朋友，都造成敵人，將自己像蠶子一樣，造繭自縛。你要常常為朋友來工作，為朋友來犧牲，幫助人要出乎內心，出乎自然，全不期望將來要得到怎樣的報酬。這樣一來，你的朋友也同樣的肯為你做事。能得到真正的朋友，就是大報酬。惟有服務朋友的生活，才能生出悠久不斷的交情。

總之：美人 O.S. Marden 又會說：「要想吸引朋友，本身必須有種種可愛的品性，自私，小器，嫉忌，不樂成人之美，不喜聞人之譽的人，不能獲得朋友，狗也不願同這人在一起。」朋友！說到這裏，你該知道為什麼任何人不願接近你和怎樣去吸引金石般的朋友了。你能注意到上面的條件，你的友誼會一天一天的鞏固，朋友會一天一天的增多，你將永遠享受美滿的友情，會變成一個到處受人歡迎，到處受人幫助的「快樂人」。最後！我祝願你站在金字塔巔；在「愛」與「助」的交流中，建築起你偉大的友誼。

國 十 一 中 素 描

甘 祥 興

(一) 概 子

十一中，這是一個戰時成立的學校，她設在湖南武岡鄉下的一個小村鎮裏，那裏叫做竹篙塘，是一個山明水秀的所在，很適宜於戰時教育的地方。而她的使命，卻是在救的一羣戰區的失學青年，使他們（她）們遠離於飄轉的流亡遺上，鍛鍊成爲鐵的鬥士，作爲建設新中國的幹部。她的成立是經過了一番艱苦的，還是在民國廿八年的初夏，經由楊宙慶先生開始籌備，分作七處，登記失學青年，當時人數已近一萬，而名額有限，只得在這大批的青年羣中選錄了一千六百名，（其中有很多是從淪陷區搶救出來的。）一面覓定校址，一面趕製校具，終於匆匆地在這年國慶日正式成立了。

到第二期後，因爲感到失學青年過多，才又向教育部呈請，把名額擴充到了二千名。既然人數有這樣多，組織當然要比較來得複雜，而以校本部爲發號司令的所在，於校長之下直屬教導處、總務處及圖書館，軍訓團，又按照實際情形的需要，把全校學生分作幾個單位。教導處下面分作校務訓練體育等組，總務下面也分作文書事務出納衛生等組，各有組長和幹事，據說這是感到人手單薄，尤其是各部職員的嫌不夠，好在這些先生們都願意艱苦支持，也真是難得呢！

若是談到設備，在戰時能够做到的十一中這步田地，恐怕也並不多吧！這裏有備書充足的圖書館和醫藥設備完善的療養處，還有中山館，裏面備備了充足的政治、經濟、和黨義一類書籍，除了供給師生們的閱覽書報外，也是閑暇娛樂的一塊美滿的地方，再還有運動器械設備完善的「中心運動場」。各部都分別設有圖書室、療養室和數學教室。這些都是今容易的，而唯一的缺憾卻只在理化儀器的尙感不足，不過幸甚注意

到很早，所以早就購買了大批的生產標本和理化儀器，據說在最近都可以運到，那麼這種缺憾也就可以彌補了。

(二) 校舍的分佈與校外風景綫

十一中的全部校舍除了添建幾處的新校舍外，大半都沿用一些祠堂和廟宇，加以修葺而成。散佈於資江的兩岸，無論在那裏，遠望綿延不斷的雪峯山脈，青翠蒼嚴，邱陵起伏，竹籬茅舍，烟柳迷濛，真是江山如畫，怡人悅目，再當那夕陽將去，餘暉反映的時候，青石橋頭，綠水溪前，處處都是歌聲笑語，遊鳥息焉，真可算是戰區青年的樂園了。

倘若我們打從邵陽乘汽車西行，經過桃花坪，再行九十里，便到了這小小的村鎮，在那裏下車走出市街，可望見很多竹籬圍着幾幢巨大的屋宇，有的是碧瓦紅牆，爲前代藝術遺蹟，也有的是高聳的「西式茅舍」，這便是十一中的高中初一部的所在，有大禮堂、中山館、中心運動場和兩個廣大的農場，一個長的養魚池。住有七百多個青年。算是十一中人數大半的集中地了，而且在地形上更形成了十一中的心臟，爲重要集會的處所。

由高中部前行，渡過資江，沿着山路，走過一段松林，便是那巍然然的校本部，居於小山之上，傍邊有校長的私人住宅，另外有一個木臺，從那上面向四方眺望，可以望見全校本部，星羅棋佈，依山傍水的態息增。

自校本部後，沿着一條寬闊的山道（學生修築）前行，途中可以望見資水彎曲處的汀洲，風景如畫，彷彿神遊西子湖畔，在那裏有上陽寺，隱在幽靜的叢林中，保育着兩百多個小夥子，這便是初一的分舍。又自高中部東行，約莫半里，有兩幢新的高樓，是圖書館衛生組和

河口師範(原十一中師範部)的附屬小學，又自此轉過一個樹林，在那小池畔，可看見一羣活躍的女孩子，或是輕唱着悅耳的歌聲，或是活躍在操場上，她們住在一所高大的宗廟裏，名叫下陽祠，十一中的全部女生都以此為家。是為初二部。若是再從深裏滑着一條小溪前進，若莫將近一里又渡過資江再行半里，便有一座小橋，從那上面走過，就到了南公祠，這是初二部的分舍，住着二百多個學生，他們真幸福，有寬大的農場，種植着各種蔬菜和果木，除了供給自己吃外，還有出賣，加以四週風景幽美，看那夕陽映照塔頂時，在溪邊戲弄着石子，他們真不知要怎樣的心曠神怡呢！

總之，記者認為這些地方，確是讀書佳境，既然沒有空襲的侵擾，又加上明媚的山光水色，真堪長期的消受，而且讀書不必守在屋內，樹林下，小溪邊，都是很合理想的地方，可以助長思路的發展，何必一定要在煩悶的城市呢？

(三) 日常生活與風氣

十一中的同學，有很多特色是值得記者加以描述的，他們每天早上起床後，經過半小時的跑步和晨操，每人吃完半磅豆汁(該校合作農場所製)，便開始過那些規律的課堂生活，直到晚飯後，才三個五個，一羣兩羣在草原上，在高山頂，或是縱情歌笑，或是緩步閑談，屢有不可名言的樂趣呢！不過生活總還是脫離不了艱苦，每天一頓稀飯，兩餐糙米飯，他們並不算甚麼，就只是經濟上的困難無法解決，這是因為是大多出自戰區，久經流亡的原故；以致草鞋赤起，深秋不改，這就未免難捱了，好在師生間的情感融恰，學生對師長的尊敬與服從，以及師長對學生的關切和愛護，真有如父子兄弟一樣，其實也只有這樣，才使這些艱苦的日子，變得愉快一些，讓它平靜的過去，好安心學習，來報答祖國救助培育的盛意，因此，讀書風氣特別濃厚，據說曾經有人在夜間自費時來參觀，起初進去，只見燈火輝煌，全無聲息，沉寂得好像一座古廟，他疑心學生都已睡去，便走到窗下去探望，這才使他深深地佩服

，原來他們都正在埋頭研究着各人的功課呢！

當初在成立的時候，十一中的校長楊由康先生他懸着三個教育目標，那就是忠誠、切實、勤勞。現在記者就本着切實之目標兩件事來證明這些教育目標是相當成功的。就如每次的捐款吧！他們雖是一些苦學生，但是却都節衣縮食，捐輸數目都很有可觀。在在本年夏間由十一中初一部的幾個同學呈請發起青年號的獻機運動，後來由教育處總令全國各校實行，而這裏的捐款已達一萬元左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情，若是你知道他們經濟上的情形，你將如何的贊嘆呵！據一位部主任說，在去年的冬天的一個夜裏，他在初一部分舍集合很多學生開話，他發覺有很多學生還是赤足的穿着襪子的單薄的衣服，棉被也沒有得，於是他就即想辦法救濟這羣苦學生，然而當這次獻機的時候，居然他們能夠拿出所有的錢來，還自動在膳食下節省，你以為這是容易麼？

好吧！這些還用不著講，只看這「勤勞」兩字，就夠切實了，有一位同學告訴記者一件可笑的事情，他說：有一位同學，實在太用功了，他有一天擔任清潔勤務，為了怕耽擱時間，竟然一清早就起來掃地，那時天還沒有亮，所以大家都笑他「開早車掃地」，這雖未免笑話，卻也可見一般了。他們每天都把教室寢室和公共區域打掃得整齊清潔，此外搬柴、掘米、磨穀、修路，都無不肯下力去弄，就在無論那一部都有廣闊的農場，不管男女同學，都得下田種菜，栽花，植樹，甚至挑水，磨豆腐，也同樣的下力去幹，所以這種勞動的力量是很可觀的。房屋的修繕工作中，學生是出了很多力的，而四週的道路，現在是完全經過一番修整了。深的池塘被填平了，大的土堆也被推平了，從前荒蕪的土地，凋零的宗廟，現在都已經很可觀了。

此外，每人還要填寫生活週記，由導師評閱。平時導師和學生都很接近，導師房中常有學生出進討論一些學業上、生活上以及志趣等的問題，遇到晴明的日子，常由導師率領着，買些花生橘子，到山頭水涯去作野外集會。

其他課外運動，尤算別開興趣，辯論會，時事座談會，英語演講，

文藝研究以及數理研究，各種小組，都在自治會學術部的下面主持着，差不多是成了很平凡的事，尤其是各種比賽，更見頻繁，若是逢着雙十節（也是十一中成立的紀念日）和五四青年節，更要大吹大擂，舉行學藝比賽，如英語和國語的演講，論文，數學，時事，黨義等的測驗，以及漫畫，書法，各類比賽，使學生都能興趣豐富，注意平均發展。

此外，歌劇與話劇，也是此風特盛，每到新舊年節和喜慶的日子，除了師生聯合的聚餐以及同樂會以外，便輪流作班級公演，所以一些著名的劇本，差不多完全出演過，每次成績都說得很好，記者考究這原因，有人說：都是本校師生，鑑賞力很高，各班級都爲了競爭榮譽，才肯竭力去弄，所以演劇的技巧已很不差了。

至此，還要略提十一中的體育情形，據說因爲營養並不甚好，而學生又過分用功的原故，恐怕影響到學生健康，所以就特別注重體育，以謀補救。因此，一到課餘，操場上就到處有人活動，而以器械操爲最普遍，這是由於設備比較完善的關係。此外，就要算足球了，好多學校是不會有這種設備的，而十一中卻以此爲男生校球，自然有一番特別現象，每期有足球班級比賽，五四青年節有宙宙杯籃球賽，國慶日前後有兩三天的運動會，在這種提倡之下，當然風氣是很盛的！

（四）黨團活動與社會服務

記者寫了這小題目以後，心中更浮起了一些新的興趣，因記談到黨團活動，在普通人數較少的學校是很少有的，而社會服務，恐怕也不容易舉世，再加以師生們的共同努力，這是很容易表現成績的。現在十一中有一個直屬區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有一個分團部，每月舉行黨團團員月會，並規定閱讀一定的書籍，每週舉行小組會議，暑假另外舉行團員訓練。至於社會服務是由區黨部分團部學生自治會，以及社會推行委員會共同的分別進行，所以宣傳工作很見成效，除了三份中央

日報貼在竹篙塘新舊市上以外，更有各類的壁報畫報，有時舉行口頭的配合歌詠與戲劇的街頭宣傳，在洞口、石下江等地進行，二十九年暑假，由湖南軍管區派到城步、通道、靖縣、會同、武岡等六縣宣傳，成效說都很好，現在他們還時常進行社會調查，設立民衆講座，與民衆組織聯歡會，並有十個民衆學校，一個民衆教館，陳列各種書報，供民衆閱覽，藉以普及社教，開發民智，他們認爲這些都是切實有效的工作，所以師生一致都樂意去幹。此外常慰勞負傷將士和助饑（如車水，插秧）

，只要有機會就不肯放棄。

還有可提到的，是十一中資歷月刊社出版的資歷月刊，這是一種綜合的刊物，文稿論文多由教師執筆，文藝作品大部份是由同學的寫作，由於這月刊的發行，代替了從前貼在壁上的形形色色的文藝刊物，愛好寫作的同學更多了發表的機會，因爲投稿踴躍，內容充實，所以近代頗獲榮譽，不過每月的虧蝕也就不在少數了。

（五）尾聲

十一中成立到現在是兩年半了，在這短短的歲月裏，戰時物質缺乏的情形下，處在這一塊偏僻的村落裏，把凋敝的廟宇，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學校，成爲戰時失學青年的樂園，能够做到今天這步田地，樹立起優良的學風，奠定完好的基礎，在將來的歲月中，他們全校師生向一致的理想邁進中，一定能够開出美麗的花和果，像他們校園裏那般的美麗。

末了，更讓讀者從他們的校歌中來看這箇孩子的情形吧：——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八方子弟，萃集一堂，忠義、切實、勤勞，懸爲圭臬，生產訓練，人格敦養，精神貴顯揚，我們責任繁重，年富力強，大家進德修業，期於國家棟樑。——」

——民國三〇年，除夕前一日。

學校簡訊

- △五月二十八日 教育部督學張宣翔先生蒞校視察。
- △五月二十九日 舉行本屆初中畢業學生升學考試，夜間在大禮堂游藝大會歡迎張督學及歡送畢業同學。
- △六月三日 本日為「六三」禁烟紀念，各部舍分別舉行紀念儀式。
- △六月四日 召開第十七次校務會議。
- △六月五日 校長因公赴渝，因交通不便，由桂林折返回校。
- △六月十六日 舉行初中畢業考試至廿日止共五日。
- △六月十七日 本校文書組高組長辭職返里。
- △六月十八日 本日為農曆端節，本校民教館舉行民衆學校懇親大會並表演游藝，參加者約一千人，情況熱烈。
- △六月二十一日 湖南全省第十三屆畢業會考，竹篙塘及區在本校大禮堂舉行，湘教廳聘楊校長為主試委員。
- △六月二十三日 本日上午九時在大禮堂舉行第五屆畢業典禮，參加者有本屆畢業學生初中五班、高中三班及全體員生、地方士紳、當地各機關長官，典禮至為隆重。會後並攝影。
- △六月二十六日 召開第十八次校務會議。
- △六月二十七日 召開校務談話會。

本刊加價啟事

本刊近以紙張印刷價格高漲，每冊成本多至一元，亦六七角，其他開支尚不在內，因此銷路日增，虧累亦更鉅，茲為補救起見，特自本期起改訂每本零售四角，半年二元五角，全年五元，仍與成本相若甚鉅，即和閱者鑒諒。

本明登在證介邵雜審字第〇〇一七號
並向內政部申請核發登記證中

資聲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發行人 楊宙康

主編 高爵五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 王鑑清 李鳴非
- 何瀛會 侯恨生
- 胡彥球 章壽衡
- 馮意農 蔡次薛
- 劉星川 劉永湘
- 魏壽麓 謝國度

發行所：資聲月刊社

印刷者：邵陽中央日報社

代售處：中國文化服務社邵陽分社

邵陽竹篙塘和康書店

定價表

購訂辦法	冊數	價目
零售	一冊	四角
半年	六冊	二元五角
全年	十二冊	五元

(內在費郵內國)